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40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四十冊)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	一	撫綏西藏記	一三一
胤禛外傳	一七	西藏後記	一三四
髮史	一八	平臺紀略	一三五
多鐸妃劉氏外傳	二三	東征集	一六九
董妃行狀	二五	記朱一貴之亂	一三三
董小宛別傳	二八	永憲錄	二四三
漢人不服滿人表	三三	綏服厄魯特蒙古記	二四八
綏服紀略	三六	兩征厄魯特記	二四九
金川紀略	四〇	西征記	二五二
金川妖姬志	一〇六	西南夷改流記	二五三
平苗記	一一二	烏蒙秘聞	二五六
塞北紀程	一一三	平定兩金川述略	二六一
征準噶爾記	一一五	蜀徼紀聞	二六三
西征紀略	一一七	征烏梁海述略	二七一
從西紀略	一二〇	蕩平準部記	二七四
苗防論	一二七	勘定回疆記	二七七
苗疆師旅考	一二七	綏服西屬國記	二七九
		哈薩克述略	二八〇
		新疆後事記	二八二
		從征緬甸日記	二八三

征緬紀略	二八八
征緬紀聞	二九二
征緬旬記	二九七
平回記略	三〇〇
臺灣小志	三〇六
平定臺灣述略	三〇七
皇朝武功紀盛	三〇九
東瀛紀事	三五一
征撫安南記	三六三
從征安南記	三六五
征安南紀略	三六五
征廓爾喀記	三六六
妖婦齊王氏傳	三六七
戡靖教匪述編(一名大清教匪全傳)	三六八
于役迤南記	四五八
殛紳志略	四七三
平海紀略	四七五
靖逆記	四八一
鴉片事略	五二二
京口債城錄	五四五

鎮城竹枝詞	五六四
草間日記	五六七
夷患備嘗記	五八〇
出圍城記	六〇一
咄咄吟	六一〇
襄理軍務紀略	六五五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六九九
葉名琛廣州之變	七〇七
徵信錄	七一一
咸同將相瑣聞	七三八

寧海將軍功績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所記乃惠獻貝子富喇塔討逆藩耿精忠山圖州進兵之事富喇塔為追封貝勒篇古子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據福建反

聖祖仁皇帝命富喇塔為寧海將軍同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統兵討之是年至台州破賊於黃瑞山又連破之紫雲山九里寺山十四年敗其眾於黃土嶺賊將曾養性乘夜遁去遂復黃巖縣直取溫州

功績錄

提要

浙東底定其詳見

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及八旗通志中是書蓋即台人所編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叛至十四年八月賊黨自台州遁還溫州凡所聞見各舉崖略隨條紀錄貝子以懿親受寄盡瘁行間勦逆綏良勲猷懋著其間戰功次第自不若

國史所載見於奏報者尤為明晰咳備而貝子撫恤軍民安輯士庶以及運籌決勝之實固闕傳述和記頗真以與本傳詳畧相校亦時有足資參核者

焉書前原有紀畧一篇別記貝子台溫二郡戰績
又撫嶧事實一篇紀嶧縣土寇應賊貝子遣兵討
定之事俱不言何人所撰又平閩功績聞見錄一
篇爲閩人金冰所作乃記貝子自浙進兵平閩之
事其文亦頗詳盡謹各仍其舊附錄於末以備互
考惟原本各條下俱終以七言絕句凡九十六首
詞旨淺俚無關考證並從刊刪云

功績錄

提要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

失名

國朝滇黔平西王吳三桂粵平南王尚之孝閩靖南王
耿精忠康熙十二年奉

召入覲當年十月吳三桂抗命反尚王亦反耿王於
次年三月二十四日叛於閩

耿逆叛即起兵寇浙江衢州所屬常山等縣失陷時總
督李之芳力爲捍圍耿逆遣僞左軍都督曾養性由福
寧州而來將士獻城總兵吳萬福合家受戮

功績錄

十三年四月間曾養性率寇經溫州平陽縣遊擊司徒
猷獻城逼溫郡總兵祖宏勳城守副將羅萬里副將楊
春芳遊擊魏萬侯等戰賊敗績溫郡接壤黃巖黃鎮阿
爾泰頰羽達督撫兩臺交移提督塞白理親援

五月二十二日寧波提督塞白理率兵自寧抵台赴溫
進勒塞體肥胖暈於鞍馬至臨海桑洲淺瀨平灘塞藉
舟筏不備希喉巡撫勿台守高培不遂不得已乃從寧
海薄台纜千餘騎頗不馴服所至索食甚於索逋民難
於供應恣其騷橫羣向塞懇塞置不問延揆多日方行

六月初九日寇陷溫州總兵祖宏勳城守副將羅萬里開門降賊城守副將楊春芳遊擊魏萬侯溫處道陳丹赤永嘉知縣馬璵皆死之

塞白理師援溫州日行三十里至則已踰五日之期緣塞有募揀素與閩寇交密早與寇訂約勿犯寧波俟事平傳檄可定故爾後期及塞詣溫之館頭地方不渡而還溫州遂陷後揀冒軍功即補官東粵索塞厚贖不予揀持塞短塞怒鞫其家丁五人手刃其三腹將苦諫乃止由是塞之妄行無忌聲遍浙東矣塞於是月十八夜

功績錄

經台即抵寧波

二十七日金華山賊陷仙居知縣鄭錄勳副將汪國祥內外夾擊賊寇李雲就擒斬之餘黨潘將等仍潛匿於山谷險峻之處

二十八日杭州駐防都統周雲龍帶滿兵到台

七月寇逼樂清縣不戰而降樂清乃溫郡北邑至大荆七十里天荆至黃巖亦七十里八月初二日寇遂逼黃巖屯扎南門外羽山太平黃巖鄉村男女奔竄已受脅

制

八月初三日總兵阿爾泰盡部鎮標兵城守兵併象山新昌二營調至兵於是日出戰南門外大敗

初會養性在溫黃巖城守參將武灝陰已納款陽修濠溝假為備禦迨寇屯羽山薄南門城下旌旗蔽日鎮標兵城守營兵與象山新昌援兵約五千阿鎮欲決死戰初三日強灝同赴敵賊勢披猖莫敵遂敗折卒一千五百餘人諸將僅以身免時灝主降爾泰欲撤營奔台為灝所制黃人洵湧乘文武官聚議於東門之祠山殿士民沿街塞道長跪乞命求為保全計爾泰不許降遣

功績錄

三

書馳報台道提督都統救援周都統遣薩克蘇部滿兵三百至黃爾泰恃心督撥守西門阿堅意死守八月初八日城守參將武灝開東門三門降賊武灝早與賊通因滿兵守西城寇從西城殺入滿兵即與巷戰俱死僅留二人匿城內三清橋陳孟玉家得脫薩克蘇自勿賊前軍都督李長春亦被滿兵擊死是晚爾泰左右皆離叛尚宿南門較場擁數騎將歸署灝挾之偕降養性侍爾泰以甥舅禮改名劉建中為定遠將軍黃巖知縣熊兆昇江西豐城縣人不肯仕偽以偽定遠將軍祖宏勳

孫吏仇繼貞管縣事城陷之後人民流亡市井邱墟所有民居俱賊佔住富者勒其供應貧者苦於力役遭偽苛政酷虐非常

偽都督曾養性統羣寇屯扎黃巖南門外羽山設大紅哆囉帳房十餘座稱為大營盤中前後護衛皆嚴每日率羣寇在城東郭外二里許餓虎山脚操練陣圖新降士民俱着割辮蓄髮裹以網巾使用銅錢從閩省搬運內鑄裕民通寶有土嶼一鄉民不肯要錢即斬於市偽將軍朱飛熊閩人係水軍都督梟獍無比每赤足不

功績錄

四

履駕大鯨聯絡大船自海門排至黃城北門外浮橋飛熊係聽會養性節制不時赴會養性營盤商酌機宜至則有少年健兒五百人跪之喚曰兒子皆服大紅哆囉呢短甲遍體照耀寇容可畏

阮姑娘閩人乃係發婦性最兇殘亦帶水師寇吾營此婦威猛莫倫舉步如飛遇夜恐人行刺獨宿梳斗之上部下之寇皆熬煎桐油磨煉兩足有赤脚者有穿名鐵草鞵者怒即殺人水師時本婦輒為先鋒

九月二十七日偽都督部寇半從黃鄉西度度城嶺柵

溪駐劄郡城與門外江南章家溪等處地方祖宏勳阿爾泰部寇半從黃北鄉度黃土嶺至郡與養性合兵分三營盤曾養性居中祖弘勳居左阿爾泰居右養性營盤後有刀斧手五百分布左右名曰後牆

十月初十日都統伯穆赫林吉爾塔布提督段應舉塞白理等率兵過浮橋戰於長天洋敗績渠帥曾養性偵王師之將襲夜半整眾以待我師由浮橋登陸甫衝鋒而滿兵接戰賊兵兩路一由紫沙嶼殺出一從江岸殺來我師急回賊已將浮橋砍斷且馬向不善渡津梁負

功績錄

五

傷者十之一墮溺者且十之四惟台協中軍馬龍鼓絲旂趨雲峯山下抄賊後尾踴躍移時寇恐空國而至悉眾來援戰可一更逃歸數百人龍徐自將所部突圍踰護郭嶺渡七里江帶殘兵歸郡時居民登高遠望但見宵火燭天哭聲震野幾以是夕陷郡城賊眾唱凱歌班師金鼓歡呼瑯琊勳聽

十四日仙居又陷先是仙居為山賊李雲所破知縣鄭錄勳僉書汪國祥已經恢復緣周都統援台時帶滿兵獲七百人其半殲於黃巖僅隨身三百餘人閒身羈旅

樹立情濃遂赴仙居欲圖進取不虞寇皆聞人爲魁首者朱福等強悍十倍於周都統在仙數失民心竟有投牒渠帥數愬之未幾寇榜周罪狀通衢卽遁回郡遂棄仙居知縣鄭錄勲抱印趨杭

十五日收陣亡屍天洋之戰本出有心轉成挫衄然悔無及寇亦微有惻隱不忍顛越屍傷於十五日在西岸各樹標聽親屬識認載歸一時郡內通衢僻巷無不焚蘭熬桂腥血風迴聞者欲嘔薦死悼亡悲號日甚

自郡南爲賊所據沿江六七十里如章家溪龍潭嶼等功績錄

處俱築土圍與我師隔江而守又水師賊將朱飛熊將大船戰艦一帶沿江停泊於湧泉新亭後涇等處至我師俱從西北陸路堅守提督塞白理等領兵守東路蔡嶺龍王山等處堅築石城安設炮位以通寧波大路都統周雲龍等領兵守白塔瞭倭山後嶺及西路松山留賢等處俱布置營盤排築土圍以通天台大路

布置各營盤開掘深濠暴露朽骨過者太息
偽總兵朱福既據仙居遂領賊衆出天台大路以斷糧草仙之西北接壤天台若橫水紫凝諸村賊踪遊奕其

間時屯於天封寺寺創於唐制頗宏敵遇官兵輒拒戰我師竟爲所敗糧道遂絕

二十七日都統周雲龍議屠台郡台道楊應魁力爭而止周都統以賊東西搭造浮梁急圖攻城內驚惶俱欲逃竄且屢戰挫敗滿兵全活無幾緣旂逃回甚衆疑台人與賊暗通遂議屠台以守新昌賴楊應魁力主不可以台爲寧紹門戶台失則浙東皆爲寇有周雲龍又以糧道既絕賊勢猖獗急不能守應魁厲聲疾呼詣文武滿漢官兵謂朝廷封疆寸土難失若見危輒棄要云功績錄

等何用滿漢軍民咸推爲是先周都統棄仙居時應魁爭之不能備將仙居若棄必致爲賊所據斷我糧道等情已密啟大將軍康親王暨寧海將軍岡山貝子賢啟深器重之以將來計全台者必是人也又應魁到台時至紹之嵊縣被山賊數萬所圍應魁竟以防卒數百人殺出重圍人咸服其智勇兼備無頌頌者

十一月初四日寧海大將軍岡山貝子提師援台百姓頂香跪迎遮道延袤六七里外俱告以荒亂慘傷情形貝子惻然動念慰以不必驚惶自有平寇之策貝子之

葢台也公聽並觀不狗偏見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於文
員誅以土俗民情於武職每察以樹功效力揣測多方
徐施方畧井井有條備言天封戰敗非諸將之怯乃三
軍之飢卽下令慰諭惟牛醜酒大行犒賞諭以務必堅
壁固壘慎毋輕舉自是諸軍皆按甲不動軍容肅然民
亦賴以安堵秋毫無犯各得安業

先是安設各營盤東盡羊埧西極留賢毗連三十里
所有民間墳墓俱被開掘濠溝骸骨暴露貝子葢台經
過營盤見之不勝哀憫當卽傳諭諸軍嗣後不許攤掘

功績錄

八

民等及砍伐松楸遠者按以軍法又前殉陳之人遠乃
遼薊近則京口杭州等處亦卽諭下給以運費令子弟
爲其父兄僕從爲其家主卽將骨骸昇回各遂首邱之
望仁哉貝子真澤及枯骨也

會當風鶴時人人自危幸貝子到台鎮靜調度大慰士
民雲霓之望亡魂得以安土其恩更莫大焉

初十日倍餉給山營諸軍陸營諸軍依山戍守漸偏近
寒各有懷鄉之思楊應魁察其意啟於貝子卽下令諭
倍月餉以給之歡聲如雷

十二日發台協官兵交監司楊應魁推問周都統以台
兵與寇通疑終不解啟貝子以發問台副將秦宏猷向
梗槩通賊並無實蹟應魁以誣啟貝子素信應魁公
忠其疑頓釋貝子令諭邑令王鑄鼎按地召集鄉兵之
首趨轅下餉以酒食金幣試有脅力者給以練總劄暇
則互守禦有事則導官兵先行旣爲杜奸之計復得地
利之宜軍前竹木動需千百有司檄練總按戶分任尅
期以交時稱便焉

王師歷境度支靡常然非徑渡靈江莫由陷敵貝子檄
同知祖進朝卽西門廂房爲船廠董造江津爲上舟駕

梁
續演水師於東湖貝子恐水兵未諳無以迎敵遂令演
習檄有司募水手操舟演於東湖戰舟遂成陣勢

舟泊城南金雞巖夜爲江流暴漲所駛失去一半貝子
惟邑令是問令責管舟民戶願覓舟贖罪貝子笑許之
乃披蓑笠借水手沿江號哭見舟所在哭益慘盜詰之
還以原船亦賊心變爲苦心也

二十七日增白塔汛戍兵白塔寺角枕靈江與聯俊山

密邇前撥守兵無多恐為寇所據北阻餉道貝子允禔將議晚引步卒五百協防朝仍掣回所撥之兵皆緣作也

十二月大雨雪軍馬皆飢軍中斗米三錢東草錢百文重價無由購自黃天仙三邑為寇所據在地糧草已絕大軍所需俱從寧波由桐巖鎮運至台城

貝子崧台後領滿漢大軍不下十萬月支動輒三萬七千餘萬費苦不貲諸將急欲議戰貝子弗許

初二日貝子以歲逼年飢民不聊生傳監司楊應魁郡

功績錄

十

守高培令王鑄鼎轉序縉紳議法賑濟貝子當發銀四百兩諭台道守令酌量捐賑併勸有力紳衿亦行傾助在天寧寺煮粥救濟歲盡而止飢民得以存活

二十四日貝子令各練總鄉兵暫回卒歲諭爾等俱係鄉人屆在歲暮父母妻子倚閭而望每名給銀一兩米

三斗卽令回家各鄉兵感恩無地願効力弗去貝子嘉憫之

乙卯康熙十四年春王正月朔貝子率百官

成命坐賜茶

新正大雨連宵軍皆苦之

十四日元夕禁慶賞貝子令守令可傳諭士民大寇對壘防範須嚴雖值元宵不得慶賞

十九日沿江春草方綠牧人驅羣就食賊誤為兵駕船努力來禦飛報貝子遣兵急迎賊已退矣

都統周雲龍自帶兵來台貝子察其無所建白素不愜意周亦自知無所樹立殊苦岑寂竟於別郡覓美人匿軍中侍起居後周知貝子風聞卽遣去貝子查無實跡又加嚴飭周始悚然

功績錄

十一

周都統隕於七里崖下是日清晨烟霧迷離寇疑有警隔江發巨礮周都統適單騎自松山回經七里地勢窄狹飛彈擊巖石迴中周左耳墮隕馬下而卒天乎寇乎

二十三日賊水師都督朱飛熊弟朱光祖帶兵一百餘人戰船三隻投降將偽都督劊繳上貝子貝子納其降賞以功牌安置蔡嶺營

二十四日早各官啟見貝子出獨留台道楊應魁仙居令鄭錄勳酌機宜

二十五日遂撥兵進剿仙居鄭錄勳密遣牌一面沿行

知會仙居大路居民速即搬移大兵不日按臨恐殃及無辜賊未福建必中等屯扎在城知我師進剿速報會養性又遣偽總兵蔡玉樹領賊衆二千協守

二月初一日辰刻鄭錄勳爲鄉導我師統滿漢兵克復仙居攻敗之餘賊雜民處黑白難辨橫懼鋒鏑者不知凡幾先是貝子以仙居要地今爲賊所據遊奕天台地界不時阻我糧道深爲可患故於二十四日獨留楊應魁鄭錄勳等共議恢復仙居指畫甚善

初一日一舉即報捷音

功績錄

初四日貝子諭台道楊應魁查有賊踞城池能預爲投降者免其誅戮如有拒敵者一槩不留婦女給軍此本朝定例然也但僊民因我兵撤回被賊迫脅實非甘心從賊與他城失陷不同原其初情深有可憫該道即諭知縣鄭錄勳查明婦女果有本夫及至親願領回者該縣稟明都統即許准贖爲此特諭

初五日寇營小兩山

初十日貝子令禁牧卒不許擾害村間

清明不禁民人出城祭掃

二十九日水寇大踪陸續進泊小兩山議者思效火攻二三兩月歸燕不巢而去是春燕自南歸暫泊梁間終春之季不復葺壘哺雛豈畏兵乎

總兵阿爾泰雖則降寇志圖復讐遣一技勇號周千觔者持蠟丸三顆泗江欲入城啟貝子致監司楊應魁與其隨征子夸藍大被巡江寇兵夜於江面邏獲解寇帥僞總兵崔轉解會養性發之知其約於三月初七日決戰養性當將爾泰拿解耿逆絞死又如其字樣另寫血書蠟三函別遣腹心來投改約以初十日出兵爲期爾

功績錄

泰謀爲內應養性隨將章家溪大營盤羣寇添入小兩山營內預爲準備貝子監司平素慎於行兵動謀萬全早信爾泰無從寇意其子又在麾下故一時莫察先令水師提督常進功舟師進發海門夾攻竟於初十日夜調滿漢兵丁進攻小兩山轉爲寇所敗計折滿兵三千餘漢兵亦如之我師大挫是日爲立夏節

十七日海戰大捷我師未攻小兩山時貝子先令提督常進功帶滿漢水師進發海門是日早寇首朱飛熊輒以身與官兵禦膽悍異常常進功所攜鎗手三百名素

號諳練迎敵時百發百中戰日亭午炎氣蒸人飛熊岸
憤手持雙戟躍入我舟欲刺進功被用鳥鎗中額而斃
羣寇遂敗水軍功成奏捷貝子大喜於邸第開燕行賞
有差

十九日貝子命祖同知撫恤僂居

二十日貝子由東門出巡視各營盤晚從西門入見郊
外田盡荒蕪不勝扼腕次日傳台道楊應魁而諭米價
騰湧轉輸又艱食乃民天可卽示各鄉兵速回及時播
種毋荒農業

功績錄

十四

四月初旬貝子移邸第於白雲山初貝子在台駐城心
葉宦宅寇砲日從城外擊入於貝子第內更多震壘故
移至城北白雲山下楊園攻擊如前監司楊應魁啟貝
子言城中必有奸細隱匿故賊砲因所居對發遂嚴諭
各文員細加察訪獲得奸人王從龍拽出偽劄係寇腹
心前已謀入貝子書記并土先邱支挺等數人戮之於
市內有生員葉大魁係從龍主欺實不知情苛細視其
行刑訖旋即放回嗣後軍機密不復洩防範更嚴

十二日水師常提督白海門領師回營藉賽願爲名目

演戲營中貝子聞知傳諭責其放佚以肅軍心

十六日貝子親臨教場看兵先是貝子因春雨連綿用
曹雷爛器滅鏽濕令各營將主將滿漢弁兵挨次調撥
入城看驗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止每日親下教場細
加點閱隊伍整齊軍容肅然可觀

五月五日貝子令聽軍中酌酢

二十八日諭監司楊應魁副將秦宏猷遍視各營盤凡
屯扎卑濕之地俱着就近移入塿塹處以免微氣薰蒸
六月初四日貝子令傳滿漢文武各員凡有割辦民人

功績錄

十五

聽其往來入城貿易不許盤詰先是貝子商之監司楊
應魁曰自統軍以來所有市貿以供軍需者已嚴諭滿
漢兵丁不許短價強買一粒不取寸草莫拾今訪得軍
中需用物料騰貴非常其中必有阻碍楊應魁卽啟云
郡中需用百物半產自天仙及黃巖沿海地方今居民
俱被寇脅割辦天仙雖已半復民人尚不敢入郡故貿
易無多需用不給自貝子諭後其遠近逃竄者相率來
歸不絕於道斗米尺布俱負載入市城中大有起色
仙居天台一縣自寇會養性這台郡以後山城蜂起俱

假大寇旗號徧滿天仙鄉村幸貝子恢復仙居山賊懼
賊星散有洋梵地方居民七十餘人被地方出首誣爲
真賊貝子發滿帥與楊道研訊以無器械爲據難以懸
坐啟貝子概行省釋

又沿江海東路大芬泗林數十里地方時有寇船挨岸
停泊在地居民爲賊所制迺勒糧餉居民無奈供應有
啟貝子請屠之者貝子以事出威脅非其得已令監司
楊應魁訪實如果情真拿爲首者正法後楊應魁以地
民居近沿海與賊密迺且官兵遙遠救援不及民又以

功績錄

去

自保身家計首從無可區別貝子云通寇法雖難貧然
則將如之何應魁啟以大寇在境未除居民多乃無辜
槩得誅之似覺不忍貝子大然其言云爾先得我心今
爾以片語全活數萬生靈其功德可與爾均之矣卽徧
令滿漢各官此後如有不軌之徒自能廉訪得實無許
爾輩妄啟以致反多滋累

六月間因仙居已復賊寇已遁路無阻隔糧草轉運甚
便俱已充足滿帥啟議進兵貝子以時當酷暑難以興
師不許

七月初旬貝子傳諭台道以天氣漸涼兵屯已久所屬
將領以師老紛紛議戰今何法可謀全勝前據仙令鄭
錄勳啟稱仙有別徑可通黃巖以抄賊後但事乃走險
雖會密差鄉導將地圖繪來瞭然在目又經斟酌再四
惟應否可行必須謀出萬全該道可託奉令以巡視各
營盤爲名將圖帶去與鄭錄勳備相妥議并親至該縣
前所啟別徑地方度其形勢於地若利卽啟明候奪
初十日監司楊應魁奉貝子令從仙居看各營盤回遂
傳滿漢將帥議戰自早晨入見至夜半方出

功績錄

去

十五日遣滿帥穆都統等統大隊大兵密從仙居至茅
坪嶺於二十八日抵黃巖地界經涼篷寧溪烏巖尾賊
之後賊知大恐計無所出於八月初七夜盡行拔營往
溫州其半從海門駕船而去其半從陸路而去皆督糧
夜奔而自相蹂殺過黃在縣經宿一夜卽行

初八日貝子盡提台郡滿漢兵馬追至拗嶺駐扎至十
四日至黃巖又追至樂清溫州台州圍解自寇會養性
暨水軍朱飛熊部衆寇逼台郡以來號稱十萬黃天仙
相繼淪陷兼之遇歲荒歉土寇譟起人則蠢蠢勢則洶

洵若有不可終日者今一旦蕩平固我台人之幸實賴
聖天子之福也

初貝子莅台值大寇逼城乃不動聲色惟急以撫恤殘
黎爲先務且深知監司楊公才識超邁可任器使凡鉅
細機宜無不相籌畫而楊公又宏毅練達兼以公忠平
恕無一念一事不切民生貝子內則寄以心膂外則視
爲手足遂能贊立奇勲解我台民倒懸出水火而登之
衽席貝子誠爲福曜而楊公亦實福星也康熙十四年
八月日記

功績錄

九

貝子戰績紀畧

康熙甲寅閏變四月至平陽遊擊司廷猷溥主以獻引
僞都督曾養性副都督吳長春僞將軍朱飛熊盤踞平
陽濟師渡飛雲江逾柵嶺溫鎮祖宏勳已私通之伴遣
副將楊春芳遊擊魏萬侯與其子棟俱戰沒春芳得脫
歸賊遂進屯郡西山六月初一日宏勳集文武於大觀
亭議降巡道陳丹赤抗聲不屈與知縣馬環俱被害宏
勳令其黨高陞李國才等開門迎賊遂入城脅民剪辮
加宏勳爲安遠將軍添轄伍營總兵以平陽副將李官

功績錄

九

牆改授參政兼攝督學事聚衆十萬八月往攻台郡樂
清城守蘇木代死之時貝子振師救護台州鎮扼沿海
諸逆紀律嚴肅指揮攻賊鐵吳長春於黃巖朱飛熊水
戰殲中胸亦斃賊勢遂阻賊屯城外犄角一載會賊軍
需不繼又數戰不利十四年八月初八日遁回溫州貝
子統滿漢官兵追躡其後十九日至樂清先是樂民驚
避邑中無人又值霖雨旬日海上皆爲寇船大兵無由
到府於是用鄉導夏君周從柵溪沿山出青田渡江抵
溫州賊由上塘抵禦貝子預令伏兵三百餘名藏之寶

勝寺內大兵佯退至綠嶂地方賊尾追近寶勝寺號砲響處伏兵奮擊殺出截住石甲灣賊首尾不能相顧時九月初三日大潮汐候賊披靡溺死石甲灣及殺傷者不可勝計貝子率師越和嶺至威寧淺灘扎排過岸時賊艘自郡港起鱗次至青田港下我師用明攻暗度之法命喬千總帶數百兵騎在下馮山上鳴金不絕若有安營不前之狀賊瞭望信爲不復進攻不知大軍已潛入溪口白括一帶直屯郡西山勢已扼其項而拊其背賊驚恐退據郡城偵有內變襟春芳并江心寺僧三人置

功績錄

僞戶曹員外郎司務等官鑄裕民通寶錢晉宏勳定東伯擢孫可德等爲親軍都尉協守郡邑我師撫勦並用道諸生侯醇招撫死之賊晝夜修砌城垣開濬濠溝外築木城每日砲彈雨下十五年二月十六夜會養性祖宏勳發兵數萬水陸齊犯貝子授官兵與夸蘭大丹母佈等殺敗賊兵砲打沉賊船七隻殺賊七百有奇溺死不計其數於二更時賊用火逼攻西山貝子親督大兵酣戰至天明滿漢官兵奮力追殺賊衆大敗奔逃我師追扼將軍橋賊衆爭不能渡盡墮水中水爲不流殺賊

二萬有餘得軍資器械無算會養性被擒獲墜馬下水爭命入城死守再不敢出夏五月天氣炎熱餉運艱貝子令暫回師處州養馬俟秋高再舉拔寨起行沿途步步爲營斬賊於毛羊渡擊賊於臨福山孤溪口更東草爲人衣執如生排立空營內將數壞砲填藥安線丈餘線未燃火則搖旂以疑之約軍行數里線已燃火則雷發以驚之賊疑有伏遂退回十餘里我師按轡全歸六月至處州休養士卒至八月貝子命師進戰八月十八日自處州起程時有以先取松陽乘得勝之師再

功績錄

攻石塘爲請者貝子獨採溫鎮陳世凱之言謂石塘當四達之衝爲入閩便道破之不僅爲東甌之利乃進攻石塘二十日至石塘嶺地方倣陰平襲蜀故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二十一日貝子命陳世凱卽刻進兵自統步騎繼發約五鼓共抵賊寨是日二更於雙嶺張村口伐木取路歷級而上天明抵賊寨奪賊龍幟斬寨大進連破九寨貝子駐馬於高山之嶺指揮調度於時石塘老巢雖破其衆猶自力戰兩軍迎合更迭六陣始及嶺下乘勝連夜渡河賊營放砲不停火光燭天我師奮勇

馳擊竭一日夜之力破數年堅守之寨燒營七座砍柵二十有八斬首六千有奇獲砲十五位衣甲器械累萬偽都尉連登雲等數萬之衆勦滅已盡從此耿逆束手乞命東甌全復兩浙疆宇尺寸盡爲

朝廷之完土者實貝子之偉功豐烈直與日月爭光以垂史冊而耀無窮云

功績錄

五

貝子撫嶧功績事實

康熙十三年閩逆倡亂賊寇金國蘭胡雙奇那其古楊肆王茂公趙沛卿等乘機竊發而巨魁惟邱恩章而鼎臣爲最分布偽劄集兇黨將肆毒於嶧邑時貝子寧海將軍奉

命提兵赴台道經嶧邑備聞賊寇聯絡情形相度山川險要處所示參將滿進貴曰流賊之敢於聚嶧猖獗者以天兵奉討閩逆巨罪無暇爲草寇計今留勁卒一千爾與知府許洪勳協力勦除殲厥巨魁以安茲土其有

功績錄

五

無知悞入賊黨而脅從者宜子招撫冬十一月草寇邢其古流賊趙沛卿以趙亦賢爲內應突入嶧城焚毀堂署倉庫已幾莫保肆行剽掠男婦倉皇避難而流賊楊肆王茂公更統黨接踵逞虐知縣張逢歡飛報貝子寧海將軍軍前隨微參將滿進貴遵照指訓方畧攻擊殺賊一百餘人賊首俱各四散奔逃城池得以無恙給把總兵二百防禦之又冬十一月草寇偽總兵胡雙奇流賊偽都督金國蘭分扎嶧邑北鄉剽掠諸村壘而石山豆官壯溪頭併上王蔣岸橋長橋等處毒害甚慘士女

潛入山谷中貝子將軍聞報飛檄知府許洪勳同參將滿進貴都司王德輔密約分道攻擊賊奔蔡山彎九里泉扎住三日官兵追逐之又奔迤至崇仁富潤分扎住五日長樂太平開元等處又扎數日貝子將軍聞賊潰而復聚乃下令嚴督於是參將滿進貴知府許洪勳踴躍用命復統兵分擊執賊金國蘭梟首東郊胡雙奇邢其古投誠宥其死令軍前出力贖罪奪還所擄掠婦女諭令領回又冬十二月流賊偽總兵俞鼎臣帶賊兵數千人沿江擄掠被害多人參將滿進貴奉貝子寧海將

功績錄

西

軍指訓同守備周鳳帶領馬步兵七百名會同岷縣知縣張逢歡把總馬國常從仙巖攻入知府許洪勳同守備滿明侯帶領兵二百并烏鎗人等進大洋嶺密約會合奮擊流賊大敗殺偽副將楊肆偽參將金光大偽遊擊任大全偽把總蔣聲生擒偽副將董文昌董茂留爲招安共殺賊約七百餘人餘黨皆降所獲刀鎗器械無算賊勢稍弱知府許洪勳申報貝子將軍傳諭知縣張逢歡安集難民又冬十二月偽都督邱恩章統賊衆數千人北列貴門山嶺趙亦賢王茂公趙沛卿諸賊首又

與之合營貝子將軍探知賊勢復振謂彼衆我寡當以計取於是密授方畧檄命參將滿進貴知府許洪勳以北路之賊勢既平伴令班師歸城賊扎貴門若爲不知故設宴演戲且邀知縣張逢歡及標下屬員飲酒作樂賊使窺探遂不設備飲至二更參將滿進貴統兵三路衝枚襲擊生擒偽總兵王稅偽軍師張先知偽副將馮保偽監軍郭崇義王志大偽總兵何肆乘偽參將郭榮偽遊擊全德祚可能偽都司章必顯賊首邱恩章王稅趙沛卿等九十一人刑諸市王茂公遁去其餘黨周明

功績錄

三

良等二百餘人憫其無知釋使自新自是而西路之賊始平

平閩功績聞見錄

康熙甲寅年三月十五日耿精忠執總督范承諤於藩
邸而閩變起矣頃刻間馬兵四出即閉城門傳令箭上
書總統大將軍靖南王為伐暴弔民事百姓俱令翦辮
包網巾從明朝制度有不從者斬司道各官見撫院劉
秉政業已從逆眾皆唯唯獨知府王之儀知縣劉嘉猷
因出迎總督俱被戮合家二十口俱自刎彼時布政司
何中魁進京陛見按司席式兵道呂應斗糧道李學詩
等俱從逆本日封府庫次日遣僑都尉王老虎出城發
功績錄

美

號施令百姓奔竄四方搶掠無算

十六日遣都督曾養性都尉徐宏弼等領兵由延建往
攻江山縣遲數月江山縣報捷耿精忠大喜行賞有差
後耿逆以糧草不資逼民間助餉或數千金及數百金
不等凡紳衿富戶俱被抄沒數次拷打不休
地丁錢糧每兩加耗五錢屯糧倍之又加派本色以給
兵食又加派草料以養馬匹又按丁口派丁糧上下每
丁八兩中丁六兩下丁四兩不等又高擡鹽價按口銷
鹽每日每人要食鹽二兩即要納價二錢又派長夫

名二兩三兩不等計路途遠近以備排運糧草及火藥
戰具等項每舖五名十名不等

又逼民間輸銅鑄錢文曰裕民通寶每一文小者算銀
一分大者算一錢再大者算一兩以至二兩不用者以
軍法從事有小民林捷使不用裕民錢立即棄市是時
百姓受耿逆荼毒生不如死望大兵至不啻大旱之望
雲霓

後聞曾養性陷黃巖縣參將武灝納款城守祖宏勳集
文武於大觀亭議降巡道陳丹赤永嘉縣馬驛皆殉難

功績錄

美

民益惶恐

逆又招集土兵令百姓供養又大索民間鉛錫鑄鳥鎗
炮子百姓不得收租鄉間山寇蜂起而錢糧又急如星
火民困極矣望大兵至不啻日以為歲云

乙卯春聞大兵至杭與總督李之芳統兵會勦等語至
秋末聞貝子破嶧縣繼又聞破天台而逆索餉愈急百
物湧貴蓋閩地濱海全賴海物接濟民食此時海禁甚
嚴鹹魚蝦蚌之類一無所出餓死者遮道

丙辰春聞

康親王同貝子破溫州又攻處州甚急逆貽書伊叔耿繼美由江西統兵同都督易明等襲抄大兵之後抵五顯仙霞二關堅守不許大兵入閩

後聞耿繼美不從將書獻與

康親王貝子看貝子喜極卽計誘曾養性導

康親王入五顯嶺貝子由慶元間道取路松溪跋涉險阻墜崖折齒率所乘馬以鞭作杖飡風飲露於炎蒸草澤中仍由仙霞抵建寧府與

康親王會合滿洲兵破延平封府庫籍戶口於九月十

功績錄

八日抵福州適海寇鄭錦作亂有賊兵三萬餘設營十

四座於小門鎮鳳山嶺上欲攻福省貝子見事勢危急

與

康親王議立遣賴將軍帶滿洲兵大破賊營一十四座

斬首數千一面傳檄興泉汀漳四郡而福省平貝子進

光祿邸第

康親王駐西門邸第貝子見百姓紳衿遭耿逆荼毒觸

目傷慘卽傳令各旗兵丁不許難爲百姓寬緩錢糧平

賈平糶母得刻剝民聞於是化鋒鏑爲衽席民皆安堵

如故貝子之盛德愛民如此宜百姓之朝夕焚香禱祝

貝子於億萬斯年詎知貝子以賢勞過度自落齒後且

目寒暑陡患痢疾醫藥罔效竟於丙辰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辰時薨於光祿邸第聞訃之日百姓哭聲震天

焚香奔叩靈前甚至有嘔血昏倒於地者十數人嗟乎

非貝子之德入人深感人至何以有此蓋貝子之功在

浙而德在閩宜閩之人所以讜思不置至十二月出殯

西郊百姓猶頂香遮道跪哭僉曰何天奪我貝子之速

也貝子若常在吾閩則吾閩之人日受其庇豈不甚幸

功績錄

而今已矣惟有崇祀特祠以報功德於不朽云爾

貝子靈櫬於丁巳年冬各官護送進京

康親王至己未年方班師進京

自甲寅春耿逆變後士有絕筆焚書之慘窗下無事將

耳目所聞見者筆之於書適

王師入閩將平閩功績附記於末以備參考未必無少

補云昔康熙己未九秋雲飛金泳記於道山草堂

功績錄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滿清野史

胤禛外傳

第九種

胡蘊玉

胤禛。康熙第四子。少年無賴。好飲酒擊劍。不見悅於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劍客力士。結兄弟十三人。其長者為某僧。技尤高妙。馳勇絕倫。能練劍為丸。藏腦海中。用則自口吐出。矢矯如長虹。殺人於百里之外。號稱萬人敵。次者能練劍如芥。藏於指甲縫。用時擲於空中。當者披靡。胤禛亦習其術。康熙晚年病篤。胤禛偕劍客數人返京。先是康熙已草詔收藏密室。胤禛偵知之。設法盜出。詔中有云。傳位十四太子。潛將十字改為子字。藏於身邊。乃入宮問疾。預佈心腹於宮門外。有入宮門者輒阻之。時康熙病已殆。先是十四子允禵。奉命出征準部。至是擁兵西路觀變。康熙宣詔大臣入宮。牛壽無至者。竊見胤禛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頃。康熙即歿。胤禛出告百官。謂奉詔册立。并舉念珠為證。百官莫辯真偽。奉之登極。康熙衆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時出怨言。胤禛知羣情洶洶。遂以峻法嚴刑為治。

滿清野史

第九種 胤禛外傳

即位未幾。親藩誅鋤殆盡。當時各藩皆有黨與。大半係俠士之流。胤禛恐遭人之暗殺也。一日赴天壇祭祀。胤禛甫至天壇。突聞壇頂所張黃幟。轟然一聲。陡作異響。衛士疑為刺客。紛趨救護。惟見胤禛右手微動。一線光芒。從手中射出。斯須幟裂處。墜一狐首。胤禛乃謂諸衛士曰。邇來逆黨欲謀刺朕。密佈刺客。朕故小試手段。使逆黨知朕劍術之高妙。雖有刺客。其如朕何。然胤禛雖如此說。而心懷疑懼。滋甚。竊思天下之劍客。多半皆為我羽黨。可以無慮。惟某僧獨不為用。亡走山澤。深以為患。思殺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蹤飄忽。無從弋獲。一日值在某所。命結義兄弟三人。易服往探。後佈精兵圍守要隘。僧觀三人至。笑曰。若輩受主命來捕我耶。汝主氣數尙旺。吾不能與爭。雖然。汝主多行不義。屢以私恨殺人。吾今雖死。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必有為吾報仇者。汝等識之。言訖仗劍而死。三人攜其首復命。并以其語覆聞。胤禛大懼。防衛益嚴。寢食不甯者數日。月餘。無故暴死於內寢。宮廷秘密。諱為病歿。實則為某女俠所刺。相傳某女俠即呂晚村孫女。劍術尤冠儕。

張云。

樸奄曰。吾聞鄂爾泰傳。是日雍正尙視朝如恆。午後忽急召鄂入宮。外間喧傳暴崩。鄂入朝。馬不及鞍。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既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尙未及一晷。使非被刺。何所危疑。而倉皇至是。觀鄂傳雍正為人。所殺決無疑也。嗚呼。胤以一帝位逼父殺弟。而已亦卒不免一死。則是帝王者。實不祥之物也。今者真理日明。而殘喘之滿虜。至死尙作老馬懸櫪之態。可謂不知審時度勢之尤者矣。

滿清野史

第九種 胤禛外傳

滿清野史第九種終

清滿野史

第十種

髮史

胡蘊玉

嗚呼。吾民族蒙髮之恥。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習以為常。安之若素。幾自忘固有之頭顱。認胡地為本來之面目矣。賢人傑士。嚴夷夏之分。抱種族之戚寧。盡去其髮。而不肯垂髻。修之尾。以為漢族羞。世之論者。以為區區之髮。無與乎興亡之故。嗚呼。是不知夫髮之歷史也。入關之初。滿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或墮居十室。或匿迹深山。其且削髮披髮。其百折不同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燻。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孔子存告朔之餼羊。穆生爭呈設之酒。餼雖微。其關係甚巨。故老遺賢於義師戰敗之餘。日擊夫犬羊滿地。腥穢滿天。風景依然。舉目有江河之異。惟此頭上蒼蒼。猶足以繫故國之思。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髮史

表宗邦之望。推其不肯滿髮之心。直欲以一髮存漢族之河山也。髮固不重哉。或曰。洪楊起義而蓄髮。今則剪髮何也。曰。蓄髮者。還漢族之舊。剪髮者。從世界之同。士君子不為滿奴已耳。蓄與剪事。同時異也。今者壯士振臂長呼。夷虜聞聲喪氣。我漢族四萬萬人民。行將盡舉其束縛之髮而去之。而今而後。真可謂雪二百六十八年之恥。而一洗之也。故老遺賢。精魂不滅。應亦含笑於地下也夫。

孔文驥

滿髮令下。陝西道孔文驥奏曰。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滿髮。詎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迄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未改。今一旦變更。恐於崇儒重道之典。有未盡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得旨。滿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驥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况孔子聖之時。似此違旨。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

周齊會

周齊會

周齊會。字思沂。浙江人。明亡。避入剡。溪。盡去其髮。而為髮塚。並為作靈雲髮塚銘。云。周子以出牧東粵。不死燕。在粵。不容於鄉大老。未亂去位。不死粵。比全浙陷。鄉關失守。宜死古墓。而猶忍之須臾。得無不類於前此之抱義而為塚中人者。乃盡髮而視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將圖作佛。亦非韓昭之事。事如僧。故不留寸髮也。已。而或匝月。或三月。或半歲。或長寸。或寸又餘。或三寸許。則一削。削則一拾。而裹以片楮。計五載。積數十楮。欲付諸迅流。惡其浮沉。欲投諸烈燄。惡趨炎因轉者之與烟燼俱熄。欲終匣而藏。焉保久之不與殘枝腐葉腐草污泥。均委棄糞湖中乎。又焉知不為人所誤食。而為腹中蛇乎。酒。候無庵外人。候無心外事。候無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雲送影。執斧負耜。斬木穴土。不著不龜。就地隨時。還小石之平直者。斲之。似曰似孟似鉢。而方其圍。將塚而穿焉。其從之塚。則斲數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髮史

莖。斲數株。可無作飾。其送之塚。則首則身。首則若耳。若目。若齒。若舌。若鼻。若口。身則若手。若足。若心。膽。若腸。若肝。若肺。此十餘者。生與髮合。而為一人者也。而分焉。永訣別。不與俱生。不與俱死。其所以送之情。必深。意必慘。必不異於一。而以親故送。以交故送。僅以一送。盡所為親知而已者。蓋不一其人。必不一乎情。與其意。今日身首尚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即他年盡此身首而亡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聲。可以當泣。惟蘆有露。可以當泪。惟鳥石依依。可以代弔客。而今日之身首。且為髮當松聲。當蘆露。當鳥石。爰撮土為奠。以告之曰。爾其安。茲隙壤。風不能飄。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凍裂。風腥毒露。不能冥斃。所憐者。或蟻。或蚓。或蚍。或蟻。若夫蛇鼠狐兔。縱橫叫噓。入耳如聾。入目如昏。聞骨不以朽。故遺其後。能食土之氣。厚與所分之身。又何論。余十餘者。與爾一人也。爾縱非骨。而性不速。灰能與骨俱存。願爾既安地下。庇余地上。使無親類於爾。且得為塚中之抱義者相見也。爾幸勿化蝶翅。與夢俱生。幸勿化兔。類化鼠。鬚。以書禿見棄。幸勿化蜩。

毛以穴自憐。幸勿化秋蟲之股。以虛響自活。幸勿化墜後之尾。止佐機鋒於玄席。幸勿化鳥羽爲篋爲扇。止供野士作寒溫。幸勿化服笠。止以神仙果腹。幸勿化龜毛化兔角。歸於鳥有。使余來爾時。無從覓爾所。不如埋豐之鐵。終合乎延津。告畢而望。望而銘曰。

謂塚外有全人。已無髮無髮。謂塚中有全人。復無肉無骨。名則血餘。不能化。豈弘之碧。見室人而不動。缺常山之節。倘陵谷之不遷。將終古。雲雲之枕穴。

諸士奇

士奇字平人。浙江餘姚諸生。崇正末與里人爲昌古社。與雲間機社相應。兩京既陷。薙髮令下。士奇乃載十三經二十一史入海。流寓日本終焉。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饒絕。命令不行。乞罷居家。滿兵陷江西。冠避秦寧之分水村。村人執冠。縛以獻。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野史

三

誦帥李成棟。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戰至汀洲。一日成棟謂冠曰。公不薙髮。有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曰。祖父義骨。愧見先人於地下。遂就死。

常太爺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東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卽位於南都矣。未幾卽上疏參馬士英。免爲庶人。滿清兵主。以此得免。及薙髮令下。卽於南門外常家莊庵中薙髮爲僧。人皆呼爲常太爺云。按中山之後。代人受仗。開平之後。薙髮爲僧。開平可謂有後矣。

陳箕南

陳箕南字枉奴。吉安烏兜人。明亡後不肯薙髮而死。

陳邁

陳邁字二止。枉奴之弟。明亡後。不薙髮。隱居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剿除。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論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者。時知縣蕭恆夜鞠之。答曰。吾不忍視先朝之覆沒。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子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二止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於外矣。令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郡守諭之再四。終不肯薙髮。堅執如前。守亦奇之。縱之歸。

樸庵曰。滿洲入主。吾民族抱種族之感者。莫不疾首痛心。思欲逐之而後快。乃知盡能索之餘。而惟以不肯薙髮。以寄不忍亡明之心。若二止者。其心可謂苦矣。

姜應甲

姜應甲字聯翁。明季進士。家於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不薙髮。居山林。髮接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野史

四

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

渾融僧

僧渾融。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不肯薙髮。遂爲僧。

范上右

范上右。明司禮監秉筆太監也。國變後不肯薙髮。遂至華山爲道士。與王山史遊。有詩云。非求不死樓名岳。有愧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樸庵曰。范上右一。中官耳。節義之所不及。使竟薙髮。亦誰得讓之。况當時薙髮逼於達官貴人。區區一。中官不薙髮。無足與輕重之數。不知節義之激發於天良。無分貴賤。彼達官貴人。爲爵祿所迷。利令智昏耳。語云。官愈大者行愈鄙。豈不然哉。

周志達

周志達。吳江人。負販氓也。其戚張文達。從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存亡。使周志達往偵之。時志達尙全髮。被滿兵所執。迫令薙髮。志達曰。我

小人無知。我但見我祖若父。皆無有薙髮者。即死亦不從也。遂被殺。

姜一洪

姜一洪。字開初。紹興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累官至廣東布政使。甲申國變。入髮隱居。尋魯王監國。毀家以助軍餉。後以黃道薦詣福州。唐王問曰。卿來大不易。一洪伏地脫帽曰。臣髮故在也。上喜。手授之。除吏部右侍郎。比滿清兵行。急。唐王將幸贛州。命一洪兼戶部尚書。先行召集援師。師未集。而汀州陷。贛州亦破。一洪次零都。輸哭曰。吾間關萬里。從朱氏子孫。今已矣。大丈夫豈可薙髮北面事敵乎。遂赴榔木里水中而死。

吳開禮

吳開禮。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唐王時。為上游巡撫。自請防禦分水關。及敗。逃入山寺。不肯降。人勸之。厲聲曰。豈有堂堂巡撫。薙髮而求活乎。復率鄉勇赴敵。為亂兵所殺。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髮史

五

鄭為虹

鄭為虹。字天玉。江南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初令浦城。清操愛民。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遺書。為虹進大明會典。及唐王即位。召為御史。尋以御史知浦城。巡視仙霞。關丙戌七月。滿兵取衢州。將度仙霞。沿途焚掠殺戮。人士流離。室家不保。為虹極力抵禦。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滿兵至浦城。力不能禦。百姓請為虹出降。不可。請行。又不可。軍人擁見。且勒迫之。跪不可。責令輸贖。答曰。為虹清白吏。何處得金。且民窮財盡。亦無金可輸。勸令薙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髮不可斷也。復大罵不止。遂遇害。

徐鏞

徐鏞。字學文。江蘇吳江人。負英雄之資。讀書有大志。酒酣談天下事。意氣慷慨。唾壺為之擊碎。甲申告變。山澤之揭竿者數十萬。計學文盡破家私。以佐軍實。而身奔走其事。於是江南之兵。吳江為盛。逾年知事不可為。當時薙髮令急。凡蓄者殺

無救。學文乃渡太湖。變姓名隱居於前溪山中之西岑塢。又三年。避居於清溪。戰勝圩而卒。

黃明邦

黃明邦。字君亮。世為飲之孝行。里人父柱。以翁事。頗名一時。公成其巧慧。善談諧。能世父雅藝。遂耕親自給。壯不婚娶。子居一室。所需日用飲食。皆手自庖。尤嗜汲名泉。資佳茗。供客。談笑終日不倦。乙酉九月。滿兵入郡。里胥奉薙髮令。公急掩扉絕食。示諸子弟曰。雖然山澤。褊夫衣草。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矣。矧茲顯毛種種。夜盡路迫。於世何求。安忍復見此事。子弟勸慰者。多嚴謝之。尋以居恆所御紙屏竹榻。皆分布諸子弟。是夜擁被僵臥。引匕首自刎。漂血盈席。諸子弟奔救。喉內喃喃有聲。篝燈諦視。公獨瞑目張。抵夜半扶。願長逝矣。

許士儉

許士儉。字季約。別字希俠。江南常熟人。偶僮多大節。甲申之變。悲歌痛哭。賦詩十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髮史

六

章。巡撫都御史祁忠敏公見而嘆曰。許生真國士。先帝求賢若渴。惜吾按吳日。未即適為國用。俾早有樹立。吾負許生。即負國也。及留都失守。希俠泣祭先祠。戒諸子以讀書。泮志。藝術。方外。皆可為也。必無墮我先烈。居數日。城陷。魏強希俠薙髮。希俠卒不可。乃著三仁論。以見志。時姦民乘亂竊起。希俠以嫂氏嬰難。奔救於鄉。賊見先生全髮。遂執之。欲徵功於守帥。希俠瞋目大罵。遂被苦。山陰大司馬張公聞之。拊几嘆曰。嗟哉許生。以全髮死。可謂不辱君父矣。子二。長瑤。隱於。次瓊。隱於釋。

李拗機

李拗機。不知何許人。頭髮不薙。作道士裝。行乞於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啖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可識。間有一二成句者。王石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舊宗門人也。劉鐵莊先生嘗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前罩兒圍。繞無隙處。拗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

睡不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未足也繼莊嘗見其所書一紙首幅云鬚髮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可識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按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而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世人反以仙人目之豈不冤哉世間事類此亦復何限爲之三嘆

王毓著

王毓著字元趾浙江紹興人元趾逸才好書尚氣多四方之交甲申國變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將敗居平輒投腕浩嘆曰吾恨不立礎滿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既而北兵南渡郡縣望風納款父老髮難相迎元趾憤然曰身爲越國男子乃喪髮蒙面以乞活耶託孤於兩兄復作書上念蓮劉公云門人某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遂整肅衣冠赴泮水而死

華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江南無錫人天啓進士嘗從高忠憲公講主靜之學事親無遺孝

滿清野史

第十種 變史

七

事君無遺忠臨財嚴於一介臨敵勇服三軍當雷霆而無懼揮刀鋸而不回崇禎元年補營繕司員外郎既復遷兵部時兵部爲苞苴之藪公視事憤不能禁固請終養不允於是慨然曰我既不能退而全身以養母則當進而死職官下此吾心也亦吾親之心也遂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之疏疏上不見行而奪俸半年公竟以終養罷歸矣甲中之變烈皇死社稷公痛憤不欲生南都既建起公爲吏部文選員外郎懇辭不允視事十三日而歸公歸而南都亦陷矣公善死志已久巍然全髮屏居墓田戊子春後避地鄉僻依戚邵氏爲人所告發遂肅衣冠而出姪尙滋卽鄒氏培亦全髮二人被執至吳郡見巡撫周伯達伯達婉轉勸公以薙髮公不爲慮及至金陵詣汎所公箕踞坐尙滋亦坐既而默然起公問曰何爲滋曰薙死志已決但恨極欲言無可語耳公曰男兒至此惟清耐心括爾口滋曰諾既而問者咸集公背立面南舉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我髮不可去身不可降遊亦誓不薙疑訊者雜語移時公閉目坐地竟就刑焉時戊子四月十四日也

費緯祥

費緯祥字榮淨浙江鄞縣人諸生乙酉錢肅樂薦授國子監祭酒明亡不肯薙髮親友勸之乃削髮爲僧獨居一小樓凡十餘年足跡未嘗下榻

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則號斯庵浙江人乙酉預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從魯王次普陀再預瓊江諸軍事後乃移家泉州舟過圍頭洋遇颶風飄入台灣會魯王遜跡海島不爲成功所禮光文與張煌言調停其間嗣鄭經立頗改乃父政光文賦詩以寓諷不爲鄭經所容乃內渡時薙髮令嚴不薙者殺無赦光文不得已乃變服爲僧款曰吾二十年飄零絕島棄墳墓而不顧者祇欲完髮以見先帝而卒不克命也夫結茅庵於羅門山中以居

錢肅典

錢肅典字叶虞肅樂第七弟甲午張煌言之入長江肅典聞道赴之煌言倒屣迎

滿清野史

第十種 變史

八

曰段文憲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丙申滿兵入海肅典方渡海告警爲追騎所執帽落髮鬢然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酒醉臥土人至者問知爲肅樂弟爭欲脫之肅典乃昂首款曰吾安可薙髮受辱哉謝遣土人呼騎起借至鄞之三河口不屈而死

顧咸建

顧咸建字恕禮號漢石江南崑山人晚年成進士爲錢塘令有故舊戲之曰老學究熟讀廉吏傳久矣能念貧妻弱子否漢石作色曰國家不幸已亡河北今偏安陪都卽撫守百里已不能爲江左干城我知首領不保安計妻子耶滿兵入浙漢石棄官通滿帥知漢石賢欲用之嚴檄捕拿既械至滿帥許以泉憲漢石傲然曰豈有禿頭泉憲耶抗命就刑杭之士庶哭送者萬人周吏攜酒相餉漢石飲觸大呼曰三百年宗社已傾我頭可斷我髮不可薙也罵不絕口遂斬之

張九臨

張洪乾字九臨號愧庵吳江人弱冠受知於長洲楊維斗金壇周仲馭時三吳名士結復社九臨與焉宏光立仲馭遇害阮大鍼方羅織善類九臨與沈警民吳應箕皆提騎提問方就逮適滿兵南下得免旋下薙髮令禁甚嚴九臨以不薙髮爲鎮將吳某所繫同繫者四十餘先戮數十人次及九臨吳見其名忽心動曰吾固知此人三吳才士也苟薙髮當特原之九臨曰死則死耳男兒不可髡也吳某意不憚低徊未忍加誅杖四十釋之九臨乃祝髮爲黃冠杜門不出坐臥一樓顏曰獨倚

侯記原

侯記原字秬園嘉定人嗣曾猶子嗣曾以城陷不屈死長子演次子潔皆死秬園與嗣曾幼子鬪適在他所不及於禍已而捕靜之詔下秬園不暇顧家竟挾節以逃訛言迫者將至秬園欲歸就死秬園持之泣曰汝死吾世父目不暇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大書翁姓名於衣帶躍入水中會有泗而振之者良久始甦土人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髮史

九

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也蓋留故衣於水次倘有迫者當以示之結令求尸水中耳秬園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一老僧謂之曰君髮如此毳毼保無有執汝以求利者乎秬園曰身可死髮不可薙也老僧曰既不薙髮削髮爲僧可乎秬園頷之乃更名一正歸亡命亦削髮匿於揚之天甯寺

樸庵曰明臣爲明守城不屈而死固職分之應爾也乃既殺其身又殺其子其亡命之幼子亦復下詔捕逮甚矣滿人之毒也彼侯秬園不顧身家挈靜以遊事急以身代死可不謂賢乎哉至不肯薙髮寧削髮爲僧其所重不在髮而在種族之痛也嗚呼滿洲入主吾漢族顛連以死者不知凡幾吾獨髮史不覺泫泫淚下矣

任民育

任民育字厚生濟甯州人馮元慶署濟甯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贊軍事壬午滿兵再下山東及濟甯民育城守益力當路知民育有將帥才授穎州知州金陵建國史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亡何滿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

夜葦殿台天雨城圯滿兵遂破城而入民育緋衣坐堂皇滿兵執之諭令薙髮民育曰大丈夫當可全髮而死不可薙髮而生遂被害

那瘋子

那瘋子無名直隸清苑之賣菜諸也每日肩不釋担或嘲之瘋子厲聲曰此担非我不能任今朝中宰相圖外將軍誰克任是担者滿洲入關或曰當薙髮瘋子曰髮豈可薙乎或不薙當死瘋子不語翌日乃削髮爲僧不知所終

樸庵曰那瘋子有託而逃者也觀其言有深意存焉削髮爲僧其高尤不可及而世人以瘋子目之是世人皆瘋而那瘋子乃不得不瘋也嗚呼

左慈第

左慈第被拘於太醫院洪承疇來說降慈第曰此鬼也洪督師在松山死節先帝賜祭九壇今日安得更生洪慚而退聞南京失守痛哭不欲生賦詩曰口口黃河少雁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監守者拘見清攝

滿清野史

第十種 髮史

十

政王多爾袞多曾令薙髮慈第曰頭可斷髮不可斷慈第血性男子有死而已多曾曰汝等不怕死忠臣也然降亦不失富貴左侍郎勿自誤慈第曰所頭勝於割頭惟願速死乃令曳出尋復遣人問曰先生懼乎慈第曰莫問我懼不懼亦問爾羞不羞至宣武門仍遣滿官以封爵啖之慈第曰我寧爲大明鬼耳遂就義

畫網巾先生

畫網巾先生福建人不知姓氏里居海兵入福建畫網巾先生同二僕匿於邵武先澤山中防將吳鎮執之監邵武府總鎮網巾先生呼其僕曰爲我畫網巾畫畢二僕亦互相畫之福建總督楊名高及總兵王之綱至邵武鎮將說稱陣獲解上之綱詰其姓名貫籍喟然曰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則辱身爾曹稱我爲畫網巾先生可矣之綱勸令薙髮則曰汝何癡吾網巾尚不肯去况欲去髮乎遂大罵不絕口之綱怒先斬其二僕二僕唾曰我二人豈怕死者當一辭主人耳於是二僕拜辭曰奴輩先掃除於地下

矣。遂欣然赴死。綱巾先生亦同時授命。

麻三衡

麻三衡。江南宣城人。復社之後起也。清軍南下。三衡傾家募士。起事於宣城。後為清兵所執。三衡殉義。臨死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髮。笑棄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志未酬。清風吹宛轉。朝暮五湖秋。

繡花針王興

王興為鄭芝龍舊部。身短小有幹略。時人呼為繡花針。明末聚眾千餘。守粵之文村圍。自有故明宗室藩王某。避難依圍中。興奉之為主。以招徠豪傑。精神之不羸。髮者咸就之。清軍既下東粵。傲文村圍。興以書答之。自稱頑民。書曰。頑民無所為。將欲存中國於一隅。全禮義於百世。不忍棄頂上數莖毛而已。至於海涯片地。原我故物。本朝常置之度外。何論新朝哉。如必欲致之。則頑民死不來也。後清兵悉以銳師攻。興以奇計擊殺清兵千餘人。相持數月。文村圍食盡。興乃服毒自斃。

滿清野史

第十種 歷史

十一

滿清野史第十種終

滿清野史

多鐸妃劉氏外傳

第十一種 胡蘊玉

清攝政王多鐸。與順治母結婚。世多傳者。豫親王多鐸之妃劉氏。係處邑黃氏。妻知者絕少。康熙間。暨西逸史誌此事頗詳。刪節為此篇。當亦清史一段中逸話也。

劉氏小字三季。處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庶虞。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盛周。狡點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即自韃束。父教之書。目了。提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為筆札。則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髫。嬌艷動人。鄉里稱為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辦攝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苛於擇婿。十四歲猶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算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為一邑之首富。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為繼室。遣媒約致。意庶虞。庶虞不允。且面斥

滿清野史

第十一種 多鐸妃劉氏外傳

一

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庶虞固執不可。未幾庶虞應募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浙江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妹於黃。庶虞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婿。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庶虞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命之珍。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育於黃家。意若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於直塘錢氏。而招贅為意。蓋因七不肯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於柩前。欲分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捍之門外而閉之戶。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將滿洲。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為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於中。旋奉虜命。還粵。令

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為松江。實則為婦女計也。七方投旗下為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為然。乃命備神車五百。以七為擲導。時對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媼整理細事。件件俱備。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啓倉廩。啓寶藏。空啓衣箱。亦空。神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擄劉氏而去。張媼從之。落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繼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焰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不得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本旗發遣。婦女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至羣聚馬棚中。馬驚。人息難處。劉忍痛維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一日。滿洲媼來矣。滿洲媼者。豫王府中總管老媼也。年七十餘。能漢語。至則集婦女三百餘人。分為十排。每排約三十餘人。上下視視久之。選得三十人。令至別所。排列於

滿清野史

第十一種 多輝紀劉氏外傳

一一

前。諦視良久。曰。彼大長。此略短。彼過白。此微黑。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視其髮眉耳目口鼻指臂。一一細察。復隔衣而捫其乳。則又去其餘。存者僅五人。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察其音。有一婦聲微澁。復去之。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擁四婦登輿。至王府。滿媼謂四婦曰。爾輩當特別看待。而侍婢者。挈以來無妨也。張媼從往焉。劉至王府。謂張媼曰。未亡人含垢忍辱而不死者。欲得與珍相見耳。今已矣。吾其死乎。言罷大哭。張媼亦相向而泣。俄而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誡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俄而王怒。以取鞭。扑三婦。皆如命。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倚柱而立。側其面不發一語。額光映燈。燭奔奔射人目。眼帶微紅。倍添嬌態。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亦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放聲大哭曰。我民間寡婦。被擄兵虜。以懸懸一女。故不能遽死。今至此。尚用生為。遽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為奴婢。語罷撞首於柱。滿媼抱持。且號且踊。驚為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異之。諭滿媼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劉始

終悲泣不食。張媼私謂滿媼曰。劉痛念女。故悲若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掠直塘。今已三旬。女之存亡莫卜。計得一當通信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小進飲食。滿媼啓於王。王允之。滿媼告劉。命作書寄女。忽齋頭曰。爾累日之言。徒令人悲。惟此言善解意耳。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遼爾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處。令母子完聚。按此當是李成棟之守將。恐劉不食而死。設此計以緩其死耳。非真情也。不期望名眷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庭。竟如墮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尚能隱忍以求活。所以苟延殘喘。屢遭磨折而不死者。實與張媼言。汝是我一點血脈。若不相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感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擄。汝家亦為破壞之卵。然究竟是真是假。尚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聞歸鴻。慰我愁思。若夫梵燈燈。

滿清野史

第十一種 多輝紀劉氏外傳

一一

給事掖庭。凡所慰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即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計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拚却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兒。無為我慮。珍接書。未發封。泣曰。不意今日得見母書。發封讀未竟。悲泣不能聲。錢生讀之。泣謂珍曰。事已至此。該將奈何。論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時聲周適至。極力囑珍作書勸劉從王。且言王之威與勢。以畏懼之。珍默然無言。只有啜泣而已。張周私修書勸劉萬不可執拗。且言家室焚燬。歸亦無以為生。增外人萬不可靠云云。私付使者。使者待一日。索珍書。急。珍大哭曰。一腔痛血。叫我從何處寫。惟惟書母生則兒生。母死而兒死。付之。以去。劉知王為已發書。始飲糜粥。及回書。至知珍無恙。不覺色喜。而志已稍移矣。適王之妃忽喇氏薨於京邸。計至。為位於中堂。凡木旗婦女。皆得臨哭。劉氏亦縞衣素裙。幽姿素質。更覺綽約。忽與王遇。王視之。尤異。密謂滿媼曰。此婦非長髮委地者耶。可善視之。俄而王多賞賜。劉皆不一顧。滿媼跪告曰。王賜宜叩謝。劉忽倒臥於床不起。是日王命劉

侍寢。劉大號泣曰：我難婦耳，必欲婢妾善我。我何惜一死？張媼憐憫，力勸毋號泣。召禍，劉更大號曰：爲婢妾不如死。况未亡人而又爲人婢妾者耶？滿媼曰：王妃已薨，非婢妾也。劉曰：命我侍寢，非婢妾輩而何？滿媼會意，知劉志已移，特不肯苟且從事耳。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是夕，張燈作樂，與王行婚禮。是時王年四十，劉年三十五矣。越歲生一子，擇立爲妃。增錢氏得劉之與，授任部曹焉。

樓庵曰：逸史所記瑣碎，多言黃氏刻薄事，則節與劉氏無關者，綴述成篇，亦飛燕外傳之流亞也。劉氏慷慨激昂，不顧一死，竟以愛女故，致失身虜酋，此古來盡節者所以貴割愛也。然能要挾立己爲妃，劉亦智矣哉。

滿清野史

第十一種 多野妃劉氏外傳

四

滿清野史第十一種終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董妃行狀

清世祖

清初順治帝有妃曰董妃，美儀容，擅翰墨，思眷渥異，而不永年，遽逝後，悲傷震悼，不能自勝。自製董妃行狀一篇，導揚優美，或謂順治帝之殂，非在順治十八年，實則脫履萬乘，出家於五台山，直至康熙末年始示寂。其出家之因緣，實自此起。吳梅村清涼山讀佛詩，即詠此事。故其第一首有可憐千里草，萎悴無顏色之句。其第二首有傳聞金閣詔，亦由玉妃出之句。蓋妃明敏工詩翰，當時中勅，多出其手。云：尋觀吳詩字句，蛛絲馬跡，鑿然可見，不得謂其無因。梅村以並時之人，紀微實之事，當必非謬。特以當時宮闈事秘，故隱約其詞。然太子悉達捨淨飯王位，出家證果，實希世之畸行。順治素研內典，一旦舍轉輪聖王位，求最上勝果，敝履天下，絕無顧戀，希蹤悉達，誠滿清之美談。此亟宜表章，今更無庸隱諱者也。董妃行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董妃行狀

曩者京師士夫，時有傳鈔，然見者殊希。今從故人處，錄得一通，以餉世之好事者。原文備錄於左，輯者識。

順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嗚呼！內治虛實，贊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無窮。惟后制行純備，足垂範後世。顧壺議遠，密非朕爲表裏，曷由知之。是用彙其平生懿行，次之爲狀。后董氏，滿洲人也。父內大臣鄂碩，以積勛封至伯，歿贈侯爵。謚剛毅。后幼，穎慧過人。及長，嫻女工，修謹自飭，進止有序。有母儀之度。姻黨稱之。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廷，婉靜循禮。登輿日，聞爲聖皇太后所嘉，與於順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慈命，立爲賢妃。九月，復進秩冊爲皇貴妃。后性孝敬，知大體。其於上下，能謙抑惠愛，不以貴自矜。事皇太后，奉養甚至，伺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側，不樂也。朕時因事幸南苑，及適他所。皇太后或少違豫，以后正定省承歡。若朕躬朕用，少釋慮治外務。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詎異。

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湯泉。后以疾弗從。皇太后則曰。若獨不能強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蓋曰。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興居。視飲食。服御曲體。罔不悉。即朕返遲。皇后必迎問寒暑。或意少亂。則曰。陛下歸且晚。請得無倦耶。趣令具餐。躬進之。居恆設食。未嘗不敬奉。勉食。至飫乃已。或命之共餐。即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與諸大臣。使得奉上帝色矣。以沾寵惠乎。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朕值慶典。舉數觴。后必頻教誠侍者。若善侍上。寢室無過燠。已復中夜。慨然起曰。渠甯足恃耶。更趨朕寢所。伺候。心始安。然後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嘗不侍側。諸曹章有但留。往例待報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輒曰。此詎非幾務。陛下遽置之耶。朕曰。無庸。故事耳。后復諫曰。此雖奉行成法。顧安知無時變。需更振。或且有他故。宜洞囑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貽業良重。即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閱。即復起謝曰。妾聞婦無外事。豈敢以女子干國政。惟陛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董妃行狀

一

戮察。固辭不可。一日。朕覽廷議。疏至。應決者。握筆猶豫。未忍下。后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軫陛下心。乃爾。朕諭之曰。此秋決疏中十餘人。俟朕報可。即置法矣。后聞之。泣下曰。諸辟皆愚無知。豈非陛下。一一親識者。妾度陛下心。即親識。猶以不得情。是懼。矧但所司審虛。豈竟無宮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自是於刑曹爰書。朕一經詳覽。竟后必勉。朕再閱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復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不然。彼將奚賴耶。且每日與其失人。毋甯失出。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未滅者。甚衆。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后規勸之力。嗟夫。朕日御馮幾。藉后內助。故得安意綜理。今復何恃耶。甯有協朕意。如后者耶。諸大臣有偶于罪戾者。朕或不樂。后詢其故。諫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預。然以妾愚。謂諸大臣。即有過。皆爲國事。非其身謀。陛下曷發威詳察。以服其心。否則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嗚呼。乃心在邦國。繫臣民。如后。豈可多得哉。后嘗因朕免視朝。請曰。妾

未諳朝儀。何若朕諭。以祇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后進曰。陛下以非聽政。故罷視朝。然羣臣舍是日。容更獲親天顏耶。願陛下毋以倦勤。罷於是因。后語頗視朝。后每當朕日講後。必詢所講。且曰。幸爲妾言之。朕與言。章句大義。后輒喜。問有遺忘不能悉。后輒諫曰。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朕有時蒐狩。親騎射。后必諫曰。陛下藉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以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爲陛下危之。蓋后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值朕驕或偶蹶。輒松然於色也。后自入宮。接數年。行己謙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來。晉接以禮。亦無傲慢。其御諸嬪嬙。寬仁下逮。曾乏纖芥忌嫉意。齊則奏稱之。有過則隱之。不以聞於朕。所悅。后以撫恤如子。雖飲食之。微有甘澁者。必使均嘗之。意乃適。宮闈眷屬。小大無異視。長者嫗呼之。少者姊視之。不以非禮加人。亦不少有諍語。故凡見者。蔑不歡悅。藹然相親。值朕或譴責女侍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董妃行狀

二

宮監之獲罪者。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不於某事。曾効力乎。且冥行干戾。臧獲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賜賚。必推施羣下。無所惜。封皇貴妃。有年。乃絕無儲蓄。崩逝後。諸舍殮具。皆皇太后所預治者。視他宮侍。亦無少差別。均被賜予。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至欲身殮者。數人。初后父病。故聞訃。哀怛。朕慰之。收淚封曰。妾豈敢過慮。慮陛下憂。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感。不達大道。有女獲侍至尊。榮寵已極。恐自謂復何懼。所行或不肆。每用憂念。今幸以時終。荷陛下恩。卹禮至備。妾復何痛哉。因遂輟哀。後復有兄之喪。時后屬疾。未使聞。后謂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來。問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語。以實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脅。容有之。審爾。詎止辱妾名。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憂懼。寢食未敢當。

今幸無他故歿。足矣。妾安用悲爲。先是后於丁酉冬生榮親。初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朕或加譴讓。始猶中己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賢后身本無營。尙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違恪順之道。嗣卽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責而已。后之恭謹。遷善如此。后性至節儉。衣飾絕去華采。卽簪珥之屬。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飾。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后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爲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栖心禪學。參究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語。每見朕卽舉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參究未能純。一後又舉前語。朕一語答之。遂有省。自嬰疾後。但凭几倚榻。曾未偃臥。及疾漸。猶究前說。不廢提持。故崩時言動不亂。端坐呼佛號。噓氣而化。顏貌安寧。儼如平時。嗚呼。足見后信佛法究心禪教之誠也。先是后初病時。恆曰。皇太后眷吾極篤。脫不幸病終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感。吾何以當之。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后必對曰。今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業紀行狀

四

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問曰。若今疾已篤。何以云安也。后曰。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我死乃可聞之耳。泊疾甚彌留。朕卽令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之。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不起。願此中澄定。亦無所苦。獨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萬一。妾歿後。陛下聖明。必念愛祖宗大業。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過愴。然亦宜節哀自愛。惟皇太后慈衷剝切。必深傷悼。奈何。思及此。妾卽死。心亦弗安耳。既復謂妾曰。妾亡。意諸王等且必皆致賻。妾一身所用幾何。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用。孰若施諸貧乏爲善也。復囑左右曰。我逝後。東體者其母以華美。皇上崇儉約。如用諸珍麗物。違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遺者。爲奉佛誦經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殮具。朕重逆后意。概以儉素。更以賻二萬餘金。施諸貧乏。皆從后意也。凡人之美。多私終易。敝后病閔三載。雖容瘁身羸。仍時勉誦無傷。諸事尤備。禮無少懈。後先一也。事今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今后亦視后如嫡。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望

體違和。后朝夕奉侍。履屐食。朕爲太皇后禱於上帝壇。旋宮者再。今后曾無一語奉詢。亦未曾遣使問候。是以朕以今后有違孝道。論羣臣議之。然未令后知也。後后聞之。長跪頓首固請曰。陛下之責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后斯何時。有不恤悴憂念者耶。特以一時未及思。故失詢問耳。陛下若遽廢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視息世間。卽萬無廢皇后也。前歲今。后寢病瀕危。朕躬爲扶持供養。今后宮中侍御。尙得乘間少休。后則五晝夜。目不交睫。且時爲誦書史。或常諱以解之。及離側出寢門。卽悲泣曰。上委我候視。倘疾終不痊。奈何。凡後事咸躬爲蒞治。略無倦容。今年春。永壽宮始有疾。后亦躬視扶持。三晝夜忘寢興。其所以慰慰解解。悲憂預爲治備。皆如待今后者。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悼妃薨時。后哭之曰。韶年入宮。胡不於上久効力。遂遭天喪。耶。悲哀其切。踰于倫等。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與存無用之軀。孰若存此賢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輩曷不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業紀行狀

五

先后逝耶。今雖存於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懷舊澤。皆絕輩誦經。以爲非此不足爲報云。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於宮中。朝夕撫養。慈愛不啻所生。茲三公主擯踊哀毀。人不忍聞見。宮中庶務。曩皆辦理。盡心檢核。罔不當。雖未替后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後。內政叢集。待命於朕。用是慙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歎朕仇讎之緣。殊爲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其見貌少妍者。卽憎惡欲置之死。雖朕舉動。靡不猜防。朕故別居。不與接見。且朕素慕簡朴。廢后則癖嗜奢侈。凡諸服御。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無益曩珍。少不知惜。嘗膳時。有一器非金者。輒佛然不悅。廢后之行若是。朕舍忍久之。鬱懣成疾。皇太后見朕容漸瘁。良悉所由。諭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廢之。及廢。宮中人無一念之者。則廢后所妬。久不獲。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樸。顯又乏長才。泊得后才德兼備。足配朕。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婦道。皇太后愛其賢。若獲寶。朕

價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

若兩人永偕。娛我老。茲后長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順朕意者耶。即

有語。孰與語耶。孰與籌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釋矣。帝其母過傷。然至

今。淚實未嘗少止也。見今及後。諸妃嬪哭后之勳。諭曰。若輩勿深哀。曷少自

慰。乃一時未有應者。皇太后泣然淚下。朕曰。若皆無心者也。胡竟無一語耶。

蓋追惜后。耦淑德。為諸人所難。及故。每日諸妃嬪。可勿來重傷我心。於此益

見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

太后雅性修潔。雖尋常起居細節。亦必肅然不肯苟且。如朕為皇太后。親子

凡孝養之事。於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當有引嫌不能親及者。故惟

特后敬愛。能體皇太后。即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今一

朝崩逝。後脫遇此。朕可一一預及之乎。將必付之不堪委託之人。念至於茲

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后持躬謹恪。與贊內治。殫竭心力。無微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四種 董妃行狀

六

不飭。於諸務孜孜焉。罔弗周詳。且慮父兄之有不舉。故憂勞成疾。上則皇太

后。慈懷軫側。今后悲悼逾常。下則六宮號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

撫今追惜。雖不言哀。哀自至矣。嗚呼。是皆后實行。一辭無所增飾。非以后崩

逝。故過於軫惜。為虛語。后微素著。筆不勝書。朕於傷悼中。不能盡述。特錄其

大略狀之。俾懿德昭垂。朕懷亦用少展云爾。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種

董小宛別傳

向聞舊舊噴噴。談董妃事實。為滿清開國第一晚史。近年來諸家筆記。皆能歷舉

其詳。如某氏詩說。以吳梅邨之清涼山讚佛詩為線索。尤風雅足徵信。若條舉

其事。則羅揆東氏。陳石遺氏。所錄頗詳。而友天隨生更取影梅菴憶語。批卻導

轍而出之。亦既珠玉在前。家喻戶曉矣。客秋持齋時。節史遇天隨生於酒樓。醜後

縱談。因笑曰。子欲嘗蛤蜊滋味耶。吾尚有秘製五侯鯖。三十年冠萃京華。珍此敵

帶。倘持以享子。殆亦足嚇。雖而過屠門乎。予立起奉觴上壽。生大悅。饜觀如貫。胡

繩。則皆非憶語之範圍所可規擬者。蓋於小宛離水綉園後。與辟疆老人一般。傷

心史言之鑿鑿。至入宮數年。迭遭長秋虐遇。且為皇太后所詈。令順治帝有龍翔

之歎。小宛既姬妾憔悴。以自頌。帝亦遜國披緇。演成千古奇劇。其曲折隱秘。皆有

可述。洵乎聞所未聞。既畢。生曰。子苟綴而書之。可踵飛燕外傳先例矣。予唯唯。天

滿清野史三編

第十四種 董小宛別傳

隨言小宛之與冒生相失。實在順治四五年間。而輾轉得入清宮。則已在順治十

年與十一年間。初江南既定。漢降臣洪承疇。為兩江總督。頗懸物色之賞。軍士競

獻美姬。以媚主帥。洪氏熟聞江南佳麗地。秦淮一波紅橋片石。其香艷沁人。魂夢

至是。尤慕冠白門。馬湘蘭李香君。願橫波等盛名。求之俱不得。既而及董小宛。甚

切。知冒為四公子之一。未可輕動。麾下健兒。佟某者。亦黎鱗附翼之一也。揣知洪

意。乃自荐曰。小人聞冒某挈妾居邗溝之西郭地。名綠楊邨。雖垌野而境幽勝。附

近多茶寮酒館。亦頗繁華。兵燹後。縱稍衰。然私販贖買。及無賴亡命木夥。冒氏輒

以財役使之。私販贖之。如官長保護亦甚力。雖然。渠等皆易犯法網。以隙授人。苟

率大兵進討。不患無辭也。洪喜其。旋引入密室與謀曰。冒得人心。未可輕動。且師

出無名。則朝廷聞之。亦於前程有妨。子宜相機而動。勿孟浪焉。佟唯唯去。數日

竟報挈董小宛來矣。洪召入詰之曰。子劫之耶。其何能速。佟曰。予堂堂正正。以大

兵加之。又故縱其主人。而收其妻孥耳。洪曰。奈何。佟曰。適私販滋事於瓜洲埠。據

滿清野史續編第十四種終

供知巢穴在綠楊邨予即聲言須捕其渠魁以兵直掃其宅案曰誤矣彼冒公子
文人也奚渠魁爲予曰不知爲冒公子但知有巨惡強娶良家女匿居於此耳今
有人告官匪匪既犯法網劫女更干官刑予奉命來征勦安得有誤於是衆知法
恐累及遂巡散去予乃遣人囑使冒遁去而收其家屬既出宣言於衆曰巨惡已
逃幸所劫之女尚在可將去也冒流寓此未久人莫知其處所由獲故不敢有言
予遂得與俱來洪悅其命董入則掩決嬌啼詎寃冤苦且言逮捕之誤

蓋董初聞佟之言以爲偶誤也洪佯慰之曰幸勿自苦予夫與逆案有關事得自
則且送子歸耳董曰然則容兒作書寄去耶囑彼至此自辨何如洪曰否否予本
憐才故特縱之去耳不然皇皇明訟緝捕名犯予安能庇之今以美人爲質者掩
外間耳目也子姑留此吾當爲求昭雪不得已謝焉洪遂綱之於內庭以衣飾玩
好名花精器娛其意董漸借洪之好詐日以淚痕洗面無何洪彼酒之夜召董入
侍董涕泗被面誓不背行婢媼曳之入室則席地以坐向北呼胃哭洪自起慰之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編 董小宛別傳

一一

不解洪怒命閉之後面一小閣中從此驚囚鳳不啻文信國之在滿京矣年餘
洪氏入都仍命戰之後車行抵江淮關忽有莽男子夜襲細車欲行黃衫客古押
衝故事驚衛兵大譁擾逾時始定董依然尚在蓋去者他一姬及董之侍兒名扣
扣者是也洪聞益加防閑及抵都中董覓死者屢洪侮罵美姬婉勸之知其未絕
意於冒恐有人爲之通聲氣特遣人偵察之果得巢穴之書前書略言將於清江
浦劫子歸事並囑其爲己守貞以函往而作答者後書則言圖劫不成吾已賄滿
御史劾奏洪強占民女不法若上聞當必可遣子吾乃令人北來迎護焉

此書蓋洪之心腹飾爲失寵常與董周旋因而竊得之以示洪者洪大驚曰計毒
哉吾雖不畏彼然上滿人常疑漢人不忠設事發吾敗矣吾當先發制人即日師
董獻入宮庭且繩其美及己之忠愛世祖得董大悅之順董仍求死不輟世祖乃
命一嬪入伴焉婢婉順其意徐圖挽回嬪南人問董所苦董告之嬪曰若然則洪
氏子讎也誓所必報欲報之非得天子勢力不可今上於子矜寵甚矣有所求當

必聽則洪氏可倒而若夫可全否則爾之密函在洪手洪且死若夫上意厭子必
仍遣若返洪氏是若圖不死於虎終死於狼也等死耳與其受制洪氏手而且死
已夫孰若得借萬乘之力以厭洪而夫又得全妾觀者誠慧心殊絕人也奈何忽
權權反與萬乘抗且子即日飛去則已不飛去策無有上於此者蓋三思焉董聞
言心動蓋董於將入宮一日前復得冒書言洪嘆其黨日夜謀殺已絕卿望今吾
上下營救甯令卿得入宮不願服此醜惡之漢奸卿意如何云云故董聞女伴言
而深思謂誠如冒言入宮即可以報洪吾既辦一死忍辱亦何害且吾苟不願上
意是與夫同盡也吾忍乎夫年漸老不能勝此羅織之苦吾當自污以紓夫難遂
慨然曰吾始以爲萬乘之尊視人如草芥必無情之可言今乃知萬乘亦非必無
情者吾亦悔之女伴喜以告世祖世祖固好董甚立以寶輿迎之恩寵有加誓不
相負恍如長生殿前之私誓焉於是董得以淑妃位號爲昭陽殿裏第一人矣

當董被佟捕虜時雖未墜珠之樓却痛其章臺之柳冒巢民方謂謀之羅織將
與大獄不敢復歸水繪園又以洪之囑已遠遁非其本意疑己之門客納賄所爲
於是流離奔竄有棘地荆天之概是時巢民尚有一姬曰蔡女繡吳門舊家女因
貧而銜鬻乃自請於父願擇所婿得冒甚喜冒亦悅之如董姬也蓋以冒病數月
董姬衣不解帶食不甘味以侍之既而竊慮冒疾少瘳以爲憐急覓一姬代其勞
得蔡如左右手董亦相暱如姊妹被劫禍起董倉皇就道顧蔡而泣曰妹連易男
子服從主公去吾當以一身了之行者居者各盡其道可也公疾新愈幸妹善事
之感如身受勿以我爲念也女繡泣應之遂易裝從巢民西泛采石由鳩茲漫遊
黃山流寓微飲間諸名士以詩酒相招爲之排悶巢民心不忘董姬出資金募幹
僕至金陵探洪舉動每事必報至洪強脅董姬充下陳巢民東向失聲曰吾負姬
矣早知此撥用聲東擊西之計吾苟以他婢易之事或可已今若此吾將往訟之
奮然欲向金陵女繡止之曰此非宛姊之意也彼降臣豺狼耳既能誣君甯不能
殺君自羅於網以重宛姊之痛果何爲哉巢民愀然曰然則奈何女繡支願若有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編 董小宛別傳

三

殺君自羅於網以重宛姊之痛果何爲哉巢民愀然曰然則奈何女繡支願若有

所思良久乃曰。君生平以財役人。能得人死力。獨無崑崙奴其人者乎。巢民惜乃潛歸水繪園。密召其黨之健兒。曰。馮小五者。語以所苦。小五曰。予受公參養久矣。董姬之來。予又受其彈母之惠。方思捐項踵以報。今有急難。敢不從諸。

巢民乃納其女妻於家中而遣之。曰。我爾身也。幸毋後顧憂。於是小五入金陵。適洪以內召入都。家屬車已發。小五設盛饌。備延其黨宴飲。客多爲督署侍衛親信者。率皆與小五有布衣昆季歡。酒半。小五擊磬而歎。則衆皆起曰。小五數載不至金陵。一旦銜杯聚飲。正當歡樂。講暢。奈何鬱鬱。即有所患。吾兄弟豈容不臂助。盡吐實情。小五乃述冒辟疆事。且曰。吾亦知兄弟輩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萬不敢教人叛立。然妾是庶人不樂宋玉董姬。亦是可憐。弟願念此下情。指導幽囚處所。取其人以歸。餘悉不敢有所驚也。衆許吾否。衆皆應曰。諾。此事亦非主公之惡。聞佟某爲之也。馮兄但却人去。今在某某所。弟等決不相撓也。小五大喜。席將散。忽一人倉皇入告曰。大帥有命。今晚九時啓行。是時署中行李已動。速去。速去。勿誤。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種 董小宛別傳

四

期。衆相率奔出。獨一李三者與小五最契。執其手與之別。曰。子但往候於秣陵關下。吾必以美人車數相告。苟爲水繪園上客。他日遇雉舉。幸勿揮故人於門外也。小五稱謝至再。遂散。

侯門如海。屬車有塵。小五欲入蘭綺叢中。以探驪龍之珠。詎不難哉。然爲知己用。誓死不肯反顧。既至關下。李三果來曰。願此數第十七車。董姬在馬。姿致已憔悴。然憂容如此。歎態可知。若此尤物。宜乎爲競爭之媒介也。小五曰。董姬非特以色稱。且性婉而品潔。閨閣中曠世一見也。冒公非若不歡。自失董後。病幾殆者屢矣。今日之事。不得姬者。吾命盡於此。無顏復歸矣。李三太息。於是小五乃尾洪而行。及邗上。守將盛陳兵衛以擁護之。無隙可乘。窺第十七車。剪髮睹麗影焉。小五夜間進劫。約其黨以待。無何。洪忽命以眷屬車寄將軍營中。而自以輕騎兼程。進行。李三遂不得與小五通聲氣。小五守消息不至。疑李三有變。急探之。知前隊已行。乃更以金錢陷從者。畧知其內容。則董姬已易第九車矣。於是朝夕注從車中。

舉動護兵多北方健兒。防衛不稍懈。至清江浦。小五急不可復耐。曰。今日不舉動。得毋以怯懦貽笑耶。

及夜。探得逆旅中第九車所在。挾刃竟入。直取袋中一婢。裏而縛之。昔是忽觸守門。厲厲驚吠。將足至痛。小五急逾垣。遁避。聞吠聲。集視見黑影出入。譁聲大起。而姬頗在袋中。呼號小五要之曰。吾來救爾。願勿聲。婢果皆寂然。小五因得返其黨人秘密處所。出姬視之。不覺詫曰。奈何非董姬。而婢則確係董姬之扣扣。扣扣先本與董居第九車。忽董姬有寒疾。須久臥。而病臥之安車蒲輪。則在最後之第三十餘車。此等變遷。皆係總管某寵僕所主。董雖因病求醫。例亦無妨。在本伏處出於人之願。儘可通融。惟須納賄於總管。董姬獨莫然不屑獻納。故總管憤甚。欲故隔離其主僕以勞頓之。乃留婢本車。而以董姬配入病臥車中。又第九車既空一人。例須另補一人。乃得女記室而無寵於洪者主之。俟董姬病愈對調。故是夜第九車適非董姬而誤耳。小五大懷喪。即日欲往追之。其黨止之曰。昨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種 董小宛別傳

五

晚驚衛兵。今夜必倍戒嚴。徒死無益。不如緩之。或轉可達目的也。小五不信。託女記室及婢於其黨。令送之歸雉皋。而自追洪氏車。過山東境。無如午則寒窗排刃。夜則環舍干槊。防範之嚴。有逾盜賊。而小五之黨悉未從。孤掌難鳴。勢難下手。且夜已絕更。乏把握。設若再誤。非獨徒勞心力。亦且枉損生命。躊躇久之。則洪氏車已自津入都矣。

繫轂之下。更難着力。冒辟疆之手書亦至。謂前誤取之姬。亦士人女。金姓。家崑山。爲滿兵所據。轉獻洪氏。已二年矣。常有不自得之意。今得無意中遇救。感恩圖報。願從予去。蔡姬亦勸之。後聞其家已無人。不得已。遂留不去。其人善畫。工詩。才德僅亞於董姬。亦奇事也。願終念董姬不已。近日入都。尙能得一隙下手地耶。好爲之。若金錢則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小五讀至此。扼腕曰。爲虜勿推。爲蛇將若何。都中第宅深遠。兵衛森嚴。業從蛇入擊矣。予無蜀五丁之力。得母負人之託耶。既而黨人官御史者。謂小五曰。子以狀來。吾爲子劾洪。洪畏則縱董出矣。小五以

問冒以爲然將行矣。洪氏忽飾董姬出庭前而命之曰。吾送爾歸江南。願之乎。董稽首曰。得見兒夫死且不朽。遂登車。及入掖庭。選室。知非其地。願問侍婢。大駭曰。吾死矣。乃爲老奸所賣。荷遲三日。獨不出險乎。遂伴病不聽選。先是小五承冒命。賄通洪氏僕婦。已過二書與董姬。故姬知小五之謀。且約三日後實行也。豈知霹靂一聲。相距愈遠。洪氏之計固毒。而董姬之演成入宮。詭史亦若有命存焉。洪之送董姬入掖庭。本爲借刀殺人之計。如阿瞞之送禰正平也。萬不料天子多情。賂以金屋。董姬亦化剛爲柔。居作入毅之英雄焉。洪聞之心大不平。乃思間龍傾董之策。而以太后爲傀儡。初太后飾婢媼自污以誘洪降。事莫不聞。雖太宗不以爲忤。其後洪仍出入宮禁。餘歡之裕。固以事可解。解之及攝政王耽耽臥榻之旁。太后有所顧忌。蹤跡始稍疏。未幾皇太后下嫁攝政王之事。竟見諸實行。洪益引避不復入宮。願太后念洪甚。時因出遊召見於佛寺。故劍之感。絕而復續矣。蓋因眷邸好色。所寵極夥。豈能愛戀此鷄皮三少者。後眷邸竟又強娶肅王豪格妃。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種 董小宛別傳 六

博爾濟氏。自是益疏長信宮。所謂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者。較之未下嫁前有甚焉。太后遂留洪於京中不遣。會江南有兵事。羣臣皆奏請非洪往鎮不可。容邸毅然出之。太后怨甚。旋眷邸薨逝。世祖亦親政。太后遂召洪還。即洪挈董俱北之日也。至是因與太后燕見而說之曰。昔九王(即睿王)以荒於酒色。幾至國政荒廢。賴天地祖宗神靈。早世殞命。得啓幼主。是我大清不啻再造也。乃今嗣王親政。未幾又復慈溺漢姬。致廢常朝。時日。老臣不忍見大業之墮壞。屢勸主上節慾愛身。留精神以親庶政。乃非惟愆置。昨聞警告。且欲置老臣於死地。老臣性命不足惜。其如大清之宗廟社稷何。今日能挽回主上之意者。惟有太后。太后縱不念老臣。獨不念太祖太宗創造之艱難耶。世祖聞言。不語。入內宮。與洪密議。洪乃告以董妃事。而掩去由。已進獻一事。歸罪於冒戚某顯宦。太后大怒曰。彼爲開國主。甫親政而寵漢女。失德甚矣。乃立命召世祖入宮。詰責備至。且囑即日遣之出。

世祖不敢有言。欲泣奉命而已。清初入關。後宮中例奉喇嘛。因建寺於西山。玉泉勝處。謂之玉泉寺。凡宮人有罪。謫悉令寄寺學佛。如比丘尼。庸宮中之才人。宋大內之瑤華。皆是物也。董妃遂以太后命。偕居西山玉泉寺。封爲悟真菩薩。置之西山絕頂庵中。世祖欲爲之教誨。太后曰。汝不知祖宗家法。漢女不得入宮。耶。今子不殺彼。加恩亦至矣。尙胡喋喋。爲世祖遂不敢請。董姬乃披緇入道。斬斷情根。亦殊不惡。然世祖愛戀甚擊。先是世祖曾以口獵爲名。挾董妃並遊西山。賜宴縱眺。並命賦詩。樂甚。董妃忽悽然淚下。世祖以爲思鄉也。竭力慰勸之。董妃乃奏言。妾如弱質。得依日光。敷榮振采。自以爲得矣。願期風一至。萎落無蹤。又祇自憐耳。我皇萬壽無疆。能許妾露骨西山。長驅狐狸於閭。誠爲萬幸。倘得更生。仍願世世爲奴婢。以奉巾櫛。我皇許妾設此誓否。世祖亦若有所觸。恨攜手憑檻。嗚咽私語。許以必爲春暘之照。而無秋扇之捐。設有變。朕視棄天下。真若戴履耳。董妃因漸及洪氏傾陷事。詭言巢民爲其兄。想保全冒氏一家。世祖曰。子之兄固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種 董小宛別傳 七

名士耶。朕當密飭江南大吏調護之。決不使之失所也。若卿念手足情不已。即許卿召彼來此。相晤於西山。亦何不可。董妃拜謝天恩。即日命人告巢民。時小五在京。爲之傳遞消息。不半月而巢民至。果得與董妃相見於西山。話別後事甚悉。流連浹日。而太后偕宮之變起。巢民恐爲洪氏所害。隻身南下。董妃亟謝之曰。陛下身膺大統。關係宗廟社稷至重。安能遽事方外之樂乎。且太后春秋高。不可以此擾其怒。幸三思之。世祖流連終無歸志。如是者幾半月。一日有自稱董妃之兄入寺求見者。世祖大悅。命常服不爲儀。至則蕭然白髮。一老儒生也。因與語及內典。出入悲智。如數家珍。詩詞亦多清妙。世祖遂命董妃款之一如家人婦子。惟董妃知爲巢民。與語良久。幸侍衛宮婢等皆以董妃爲第一寵人。不敢窺其隱事。董遂得暢所欲言。巢民因言自在西山相見後。歸而蔡姬女難病死。心緒益無聊賴。幸而所劫之金姬曉珠者。善解人意。且以得爲才子婦爲幸。習詩畫能撻悟。侍老人情。意婉篤。不亞於女。難會老人病。到

股和藥以進。竟慶更生。因感天下靈秀女子何多。而自愧無以對。卿聲也。感曉珠因益念姬不已。聞小五言始知。在此故爾。俯侍從者。及僧寺住持。得此一遇。不啻天上鵲橋也。予願畢矣。姬幸勿復思。通而南。天家待姬亦不薄。勉事君王。勿以我爲念。特此贈語。所以矚之誠篤也。姬含淚不語。久之曰。妾惜矣。妾知歸依淨土而已。徵吾君言。亦將解脫。吾視世界微塵。彈指間。皆水輪圍也。何懸想爲。吾君且歸。妾自有慮。他日君如腰脚健。盡一會妾於峨眉青城間。巢民鎮之。遂合掌膜拜而出。是夜董妃忽失所在。世祖疑彼自以絕帝意。促之回鑾耳。因循索山上下。庵舍及巖穴。無所見。悄然流涕。欲不復歸。會太后聞之。遣中官內臣促駕云。不返者。太后且自來。帝不得已。謂庵尼曰。董姬必復來。子但言朕意。已懷悔。幸復至西山居住。勿忽然也。龍華會裏相見。正復不遠。但此三年中。尚須望彼。推搡。勿令朕遂迷本性。尼唯唯。帝遂歸。太后大譴。謂帝匿董妃他所。責使獻出。帝泣述前狀。太后不信。令緹騎四出。徧搜西山及五台山。後知爲冒氏龍姬。而水輪圍亦爲惡吏。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編 董小宛別傳

八

所擾矣。幸帝方倚曠江督保護。故冒氏尙不至毀。巢民築一室。處曰匿峯。處不與外人相聞。除金姬外。亦不許一人入其室也。金姬善畫。自號玉山夫人。翎毛花卉俱臻妙境。在蛟門詩所謂少保青田姿。能爲鶴寫真。意思本冰雪。自然無纖塵。豈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即顧玉山夫人臨辭少保十一鶴圖句也。又有臨洛神圖。亦有名於世。顧洪氏並不知金姬能詩畫。是以絕不疑冒姬即所劫者。巢民竟得金姬以終老。相傳巢民葬日。忽有一女。作菩薩垂珠羅絡。燦爛莊嚴。臨其穴下視。神光離合。不可偏視。逾時而滅云。蓋指董妃歸來會葬。而已得滅度成佛。如所見狀也。梅村詩云。微聞金鷄詔。亦由玉妃出。又云。遊戲登瑤樓。窈窕垂雲鬢。三世俄去來。任作優曇看。蓋紀實而非影響語也。帝王何足貴。佳人最難得。自古多情天子。如南唐後主陳叔寶之流。徒供史家之拮擊。若曰是即所以亡國也。絕不思以創業垂統之祖。以多情棄國家。遊方外。乃仍不害其英雄開創之本色。異哉千古無偶之清世祖。殆果生有佛性。此中國不可說。不可說者歟。則當冒巢民

撞逝之秋。正清世祖遜入空門之日也。先是董姬失蹤。世祖與太后各爲一方面之邁。迄不可得。獨西山萬壽宮太監某者。言當清風明月之夜。趣見董姬徘徊於玉泉寺後之瑤台石室間。宮嬪從者皆作五色祥光。妃在莊嚴如菩薩。世祖聞之。乃夜宿玉泉寺以求之。數夕杳無影響。以爲欺已也。將誅此太監。太監故太后舊人。奔訴前事。且求救焉。太后怒曰。妖姬爲祟。如城狐社鼠耳。吾覆其巢。彼將焉托。乃命太監仍居己宮。徙玉泉寺僧人於他所。而命縱火焚西山。玉泉寺崑岡玉石咸燬。鐘磬悉付一炬。火三日不絕。於是有人宮人之貶謫居此者。多殛身火窟。太后乃命出其尸而號於衆曰。董妃死於是。世祖方疑董妃蹤跡。一旦對此焦土。雖非確知妃之果罹此難與否。然觸景生情。益不可堪。乃親書哀詔。頒告妃死之慘。其詞悽惻。練乘筆之史。所不能過者。其文曾見某氏筆錄。及其某日報中。有云。雖未嘗后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此蓋陰指爲皇太后所扼。非皇后也。自是世祖知董妃必已不在人世。間日夜悲悼。較之雨淋鈴曲。閣道無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編 董小宛別傳

九

人之作。殆猶過之。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嗟乎。世祖之一往情深。正不讓李三郎專美於前矣。積思成幻。積幻成夢。世祖齊心入定。方欲自憐綺懷。乃忽夢至一處。高山萬疊。樹壑幽深。上有積雪。眩暈。照耀如琉璃世界。心疑是何名山。景之清峭。一至於此。方回顧間。頓見琳宮梵宇。高下樓台。與林木相掩映。日光料照。金碧閃爍。奪人目睛。心中若有所悟。曰。此非五臺山中之南台耶。金蓮佛鉢花開否。於是躡足而登。步履若飛。倏忽至台巔。星斗咫尺。爽氣沁人衣袂。爲天風所吹。飄飄有凌雲意。四望洞澈。宛如駕雲耕而遊乎九霄。山間白雲滃鬱。都在足下。不覺叫絕。忽耳畔有人呼曰。不欲見三生石上有緣之人乎。急顧視之。則小沙彌視已而笑。舉手東指。循而望焉。日光眩暈。目不可開。側掌令光出掌外。然後目始了了。則一山最高。更出己所立足之上。上有金碧樓台。危疊如畫。與所立處。若僅隔數十武。然深崖絕壑。路陡削不可通。但見樓中朱欄迴互。晶牖洞明。美妹四五人。往來瞻眺。笑語自若。中有一尤美者。

風飄霧鬢。綽約多姿。愈諱視之。則董妃也。帝大聲呼之。終笑而不應。帝躍然曰。吾念子有年矣。今得睹之。豈容錯過。小沙彌在旁笑曰。如隔塵何。帝暗曰。苟得董妃。雖萬丈之淵。吾何畏哉。一躍而下。大驚始醒。汗透重衾矣。恍然悟曰。董妃詔我。我何難。敝屣此位哉。即日微服出宮。留一書報太后。請立太子為帝。倘然竟去。太后不得已。乃命發喪如禮。其後太后及康熙帝屢幸五台山。終不獲帝蹤跡。相傳至康熙五十年間始回寂云。

相因曰。父老或言世祖遜國。實以魯莊敝筭在梁之憾。而非為董妃乎。今聞天隨生言。熟知其事。固一而二。而一者乎。以開創之君而有是。而復不搖動國本。滿清之久而後亡。誠有天帝焉。

滿清野史三編

第四種 董小宛別傳

十

滿清野史

漢人不服滿人表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胡蘊玉

樸庵搜羅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事實。分年列表。既竣。作而歎曰。嗚呼。我漢人之國之亡也。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國雖亡。國民之心。終未嘗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則雖夷其國。都遷其社稷。廢其制度。戮其人民。而此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復疆土。而有餘。况乎以多數民族。伏於少數民族之下。其亡也不過一時之勝敗。而非帖爾服也。故二百六十年來。吾民族之屢敗屢起。初未嘗一日或息。而滿人仍靦然居我上者。非滿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漢族四萬萬人。實我少數漢人為之奔走先後。助桀為虐耳。嗚呼。張寶執法於石胡之朝。許衡定儀於蒙古之族。漢奸之罪。可勝誅耶。雖然。滿人慣利以漢殺漢之手段。究竟能殺者漢人之身。而不能殺者漢人之心。心不死則國即與之不死。雖謂二百六十八年吾漢人之國未嘗亡可也。世之讀此表者。可以知吾漢族特立之性矣。

滿清野史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一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六十一年(明永歷十七年清康熙二年)

四月。帝崩於漢城。其臣鄭經奉正朔如故。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一年(明永歷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

十二月。吳三桂反正於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二年(明永歷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

正月。三桂奉崇禎三太子即位。改元周啓。耿精忠尙之信皆反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永歷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

三月。三桂稱帝。改元昭武。國號大周。八月。三桂歿。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明永歷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台灣鄭克塽降於清。明正朔亡。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五年(明亡後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

武昌親兵反。達龍起兵。據城巡撫柯永昇投井死。達龍自號兵馬大元帥。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一年(明亡後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

湖南鎮苗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四年(明亡後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

明人李天福裝裝長髮稱文興二年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十九年(明亡後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

臺灣民朱一貴據臺灣稱中興王改元永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二十七年(明亡後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

湖南靖州生員鍾瑛以書致岳鍾琪說其舉事鍾瑛併其書交之被殺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年(明亡後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

臺灣大甲番作亂雲南土司刁興國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一年(明亡後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

貴州黔苗起事

滿清野史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三年(明亡後五十二年清雍正十三年)

下月黔苗後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八年(明亡後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

湖南廣西獠同起兵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二年(明亡後七十一一年清乾隆十九年)

四川資州民陳昆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明亡後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回酋和卓木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六十二年(明亡後八十二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回帝烏什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二年(明亡後九十二年清乾隆三十九年)

克州民王倫起義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九年(明亡後八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

湖南回教徒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二年(明亡後九十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甘肅回民張阿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五年(明亡後九十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臺灣民林爽文起兵自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一年(明亡後百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白蓮教徒劉之協等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三年(明亡後百二年清乾隆六十年)

貴州桐仁苗石柳開起兵湖南石三保應之又鎮苗吳牛生乾州苗吳八月等同時並起八月自稱吳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四年(明亡後百三年清嘉慶元年)

滿清野史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張正謨起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五年(明亡後百四年清嘉慶二年)

襄陽黃之富與白蓮教首林齊之妻王氏起兵四川有眾數萬四川徐大德太平王三槐冷天錄亦起兵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七年(明亡後百六年清嘉慶四年)

江西會黨起於廣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八年(明亡後百七年清嘉慶五年)

蔡素起於閩海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九年(明亡後百八年清嘉慶六年)

貴州石苗起事十四寨及瑩苗各寨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一年(明亡後百十年年清嘉慶八年)

蔡承入浙閩與米汝合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二年(明亡後百十一年清嘉慶九年)

蔡牽攻殺清澗州總兵胡振聲。旋與米滇合攻閩州。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三年(明亡後百十二年清嘉慶十年)

陳陝兵變。滿大方因之起事。大敗清將楊芳楊遇春之兵於南山。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一十一年(明亡後百二十一年清嘉慶十八年)

河南李文成直隸林清同時起義攻京師。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一十二年(明亡後百二十二年清嘉慶十九年)

明裔朱七里同胡萊耀謀恢復。不成而死。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念四年(明亡後百二十三年清道光六年)

回酋張格黃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二十九(明亡後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

永州錦田黃金龍起兵楚粵。

清清野史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四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三十年(明亡後百三十九年清道光十二年)

連州八排猛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年(明亡後百四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守備李沅發叛清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明亡後百五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八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亡後百五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盡克廣西諸城。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

正月天王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

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七年(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

藍大順起兵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

天王恢復中國十三省。清咸豐帝出狩熱河而崩。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二年(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

藍大順死于盪屋。天王崩。子福瑣嗣位。太平天國亡。捻子大起于河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五年(漢族再亡後三年清同治六年)

捻子敗回馬化龍起於金積堡。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三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興中會首領孫文謀起兵於廣州。事洩不成。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漢族再亡後三十六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湖南志士唐才常謀起兵於漢口。事洩被擒。死之。同時哥老會起於大通。

清清野史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五

孫文復應於惠州。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一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三月。廣西良兵起。五月餘。杭章炳麟著書痛斥滿州不可為君。四川鄒容作革

民軍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年清光緒三十年)

五月。廣西兵變於柳州。四方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桐城吳越炸五大臣於北京。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徐錫齡槍斃銘銘於安徽。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

熊成基謀起兵於安。徽不克而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八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六年清宣統二年)
汪兆銘謀炸攝政王於北京未成被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興漢元年清宣統三年)

三月溫生材槍斃李琦於廣州廣東革命軍起兵不克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義
於湖北克復武漢三鎮旬日間天下響應建立中華民國

清野史

第一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六

滿清野史第十二種終

殺服犯略

聖皇松 著

俄羅斯者北海之外國我○學制明俄國政體草木昆蟲均活潑調故俄羅斯一部因其俗尚而稱
靡之莫不畏威德誠古所未有者也考之正史俄羅斯地在極北漢書有唯昆丁舍書有焉及斯什
利於等國元史有阿羅斯及吉利吉思等處今納蘇州益蘭州等處而自明以來未通中國則以有內外旗
蒙古之稱也內旗者科爾沁等四十九旗札薩克王公台吉等 外旗者喀爾喀四部札薩克汗王公台
吉是也外旗本居內旗之外俄羅斯更居外旗之外
黑龍江素倫土語謂俄羅斯為羅文黑龍江北與羅文交界康熙二十五年有羅文犯罪時副都統薩布
素華○命率兵追勦奪其雅克薩城羅文洋遁仍復出沒無常地經與羅華○命徵詢俄羅斯人無
回信會有近俄羅斯之西洋電國○使臣朝貢到京詢悉俄國情形兵部欽奉○諭旨以俄羅
斯汗界天距邊地遙遠其邊界人等如何擄掠必不知情數次所發諭諭必係伊之守邊頭目畏阻隔
是以久無音耗因將始末結實備論交電使臣帶回轉發俄羅斯始有來文以羅文犯罪之事不得
知奉到徵文業經約束邊界人等永不滋事矣是役也一日羅華發徵而水請邊界實○劇草如碑
洞鑿萬里之外余向在庫倫詢悉俄事錄黑龍江界外所居之俄羅斯除伊里卡官兵之外多係彼之遺
犯往昔與索倫擄置不過遺犯等爭打詔及所致實非有意犯邊益見當日○聖訓深遠之至也凡
守邊者遇事必應詳其起釁由酌量情形示以利害安妥安口不致釀成事端○國朝邊防史治○
○高宗純皇帝睿應周詳教誨誠無微不至自乾隆庚辰長以來收金川平伊犁而回部盡歸不招致而附
順者尤多凡絕備荒夷無不恭順可期萬載相安者也即有意外之感無非一朝之忿其意固無所為司
事者惟口承○聖訓先為查詢起釁根由或境內兵役仗勢跋扈或守邊官吏輪端勒索一經得實一

面即行其奏請以不法之兵役官吏按例懲治一面發徵慰諭責其不聽如是則其驟然而起者必泮然
而退非令獻其倡亂者繩之以法則立時安戢耳若果無勒索又非欺陵或如唐之僕固懷恩唆使吐蕃
回紇者惟有聞其惡感諭之以理助其改過正之以善庶可易於安人息事我○聖皇嘗謂安邊之策
若慮一家統制者修身而官吏兵役無不則是微則邊地聖夷盡可安享昇平矣
俄羅斯既已遷奉徵文約束其邊界人等永不滋事復申請遣人進京學習○國書尚通曉文理後換回
遇事即以清文兼俄語及西洋字語諮詢通應有印證以免舛誤至今奉為定例
俄羅斯恭順既久因其毗連喀爾喀應與之定界以杜互和私越而於在邊貿易者亦便約束雍正五年
開○欽派尚書三員一名察舉那一名特古武一名圖理琛奉○命督同往會同俄羅斯勘定邊
界並設卡倫五十九座極東之卡倫設近黑龍江將軍統轄輪流派案官員兵守邊西之卡倫四
十有七以喀爾喀四部屬下騎士放其游牧近每卡倫設京京一員率領兵丁管領倉庫守其對
面俄羅斯亦一體安設所有兩面卡倫通中際地設古語曰薩布石堆曰鄂博凡薩布處所皆立鄂博為
界間有斃林無可堆石即創大樹鵝記為基時雖尚未派駐大臣凡此卡倫俱係官辦現所有喀爾喀
王丹津多爾濟統轄所有卡倫官兵應需牛馬羊包俱由木札札薩克屬下體供定議辦理所有喀爾喀
俄羅斯屬下人等沿途互相偷盜者若繩以法而卡倫處所倘有被盜馬匹者即令事主呈報該卡倫總
薩交與對面卡倫按限嚴緝拿獲聲明罰賠治罪如不能拿獲即於不能嚴緝之該卡倫追賠賠賠事主
兩相不合遺逃及於克圖貿易兩無權稅等款其十一則刊刻刷印頒行自是喀爾喀俄羅斯邊人眾
咸知約束一體規治俄羅斯有辦事公府名曰薩那武其國遇有事件即由薩那武申文直達理藩院奏
請定奪奉水為定例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第三卷

一百八十六

南洋五島列

南洋五島列
南洋五島列
南洋五島列

詞意懇欲遊 ○聖訓指示所有刑例內一切仍舊照原案辦理後地設有犯者無論...

公事既畢遂委宣 ○聖王仁育選正之至意因畢納托爾深知感畏以手加額曰 ○大皇帝是天且...

俄國新既知感恩宜道 ○訓示以無經因設款欣感激曰向來會辦事俱於界所安設...

出恰克圖市圍至彼約里許因畢納托爾預派小頭人步行擬到迎迓時孟春雪天寒殊甚人皆大帽...

小方亞齊與地叢鈔 第三號 俄國記四 二百八十九 俄國記四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獻畢親轉屬尼教葡萄酒運作樂歌舞以伸印章之意並連伊魯邊外夷人嗣後如有事件請先為明...

恰克圖商販前多有奢修太過者自然為造物所忌門閭八年以來前之不安本分者盡至困苦是亦...

古如此歸則眾心感悅一有訓飭無不惟命是從 余於五十九年辦理恰克圖交易事畢回京後即奉 ○命駐劄西藏辦事...

庫倫欽差管理土爾其汗兩部事總管恰克圖貿易定例每年秋間會同兩部兵數百員就近閱...

喀爾喀四部共有八十札薩克今生齒日繁戶口約有十餘萬無不尊崇佛教敬信哲布丹巴胡土克...

小方亞齊與地叢鈔 第三號 俄國記四 二百九十一 俄國記四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多倫澤爾旁之達爾澤爾游牧安插後其車臣汗札薩克圖汗等陸續來歸 ○錫得賜印封建札薩...

乃得水免心腹之患其哲布丹巴胡土克圖初心合於爾志以報萬年之福何其明決而善耶...

余在庫倫會同赴恰克圖備圖卡倫形勢恰克圖連東車臣汗部屬之二十四卡倫地多平卡倫以內...

留心其初見時故作快談乃其真性惟恐中國見笑殊不知反被笑矣如是者固不可學亦不可笑正言以釋其態即收色醜誠更無賦計矣主卡倫間有偷盜馬匹等事皆有定例照辦而卡倫兵役所屬馬鎗頗多由俄羅斯易換是例禁止確鑿出邊一則原不爲此地設也

俄羅斯所屬布雅雅特等性雖淳樸然可惡而不可招致一則定例彼此不食通逃二則伊等厥心不齊乾隆五十四年有布雅雅特若干戶意欲內附因有俄羅斯羅羅不果來奉有○訓旨不宜招致厥有四十餘戶俄羅斯由科布多投誠前來復奉○訓旨按戶賞給口糧好言撫諭飭令回巢仰見○聖訓深遠守土者格遵辦理自無意外之虞

俄羅斯向化已久其在京習○國書之十數人數年一次更換所有在京途照料之管理醫院均派家遣散實者蓋因臨時所需實不致拘泥盡資於官使絕裔夷見○天朝之闊大而必以爲成練達之員時常訓誨知諸信修睦可謂撫綏得宜百餘年來俄羅斯感沐○聖化實與各國外藩無異俄羅斯服食尚與西洋無異其部長及夫人居多聞之哈屯汗蒙古哈屯夫人也如男子爲部長謂之察罕蒙古語察罕也其巢穴地名莫斯瓦在哈克圖西北約有數千里其辦事大頭目曰色魯高特

小方登齋與地盤鈔 第三峽 二九一 俄國阿王兵部
其國式公辦辦事頭目曰薩那托爾又有雅爾圖哈喇喇爾理約喇喇爾等頭目皆其官名委其頭目多西洋人余在庫倫屢聽此其何故以女子爲部長未知其詳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吉利國王遣使朝貢事畢余奉○命送至海上其正貢使名瑪爾爾泥曾在俄羅斯住牧三載因詢悉哈屯汗西洋之女乃從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兒雙汗愛以爲養生子子圖汗遂沒因幼其妻爲哈屯汗世傳如子殺即傳子婦舊俗如此蓋其地居陰勝故耳

俄羅斯人固無多田禾有限其額濟勒河一帶冬雖嚴寒夏時頗暖地土堪種而俄羅斯住居此者其少其莫斯瓦一帶氣候雖暖水多田少故其人以魚爲食

津浦里克乃烏里雅蘇特將軍所屬卡倫名東與庫倫所屬之卡倫相接其地呼乃塔爾巴哈台參贊所屬卡倫名東與科布多屬之卡倫相接俄羅斯部落東西雖長南北有限自東面四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特科布多屬卡倫共八十有一科布多屬之西卡倫名曰相尼邁拉呼由此渡過額爾齊斯大河即至額爾齊斯呼云一帶卡倫均與俄羅斯界然自津浦里克以外有克木克木齊克相尼邁拉呼四阿勒坦河爲界又有阿勒坦河爲界蒙古游牧塔爾巴哈台卡倫以外有哈薩克游牧相尼邁拉呼北乃通俄羅斯其阿勒坦河滿洲烏梁海及阿勒坦河烏梁海等久經歸順每年例交納皮貨賦烏里雅蘇特將軍收齊送京例有官項獎賞其近俄羅斯之烏梁海亦與俄交納皮貨賦久以爲舊例相安耳

哈薩克游牧爲古大宛○聖訓特辨正爲古康居國其部有三曰左曰右曰西自乾隆丁丑年陸續布魯特在○額爾齊斯河以外直至回疆喀什噶爾一帶皆其族類東西共有二十鄂托克游牧打牲兼以種地爲食各族有頭目一名曰比即伯克也此等伯克由眾人推立其內有從前隨將軍大臣打出

力者高○聖訓實數頂領咸知感激亦常入○觀自馬至其地產馬亦同哈薩克烏里雅蘇特城在○音諾達部駐判定邊左副將軍總統塔爾巴哈台兵馬軍機處額爾齊斯音諾達兩部事務有參贊大臣二員一用該處藩司一係由京師故協理其事四部蒙古藩司內各有特授副將軍一員每年四季輪流同札薩克台吉前往烏里雅蘇特駐蹕於將軍衙門其專管牧廠者如不留心查察設法安辦則所有倒斃賠補不免累累四部屬下蒙古矣

科布多城在札薩克圖汗部落西北地近阿勒泰山山勢參贊大臣一員城東北有喇特蒙古游牧西北有數百戶舊厄魯特游牧城南有阿勒泰山烏梁海等游牧阿勒泰山游牧尚有三十六年安插之土爾扈特蒙古游牧科布多管轄科布多地氣稍暖因有屯田所產穀麥足敷食用自津浦里克至相尼邁拉呼一帶二十三卡倫由四部札薩克選派台吉章京兵丁分駐戍守一年一換官給錢糧所有總管卡倫衙門京派往三年更換科布多城卡倫以內係額爾齊斯游牧將軍參贊統轄此等蒙古乃厄魯特四衛拉之第一乾隆十八年全部歸降○聖訓特封汗王公札薩克台吉有差至今食俸輪班入○朝安享昇平科布多由卡倫西通塔爾巴哈台東行由古城大路可抵烏魯木齊其塔爾巴哈台一帶卡倫皆屬滿洲及額魯特兵戍守至伊犁所屬卡倫兵戍亦然

我○聖恩恩被四表西北一帶振興黃教故所有蒙古無不傾心向化至土爾扈特本係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與額爾齊斯無異雖遠居俄羅斯地曾遣使朝貢誠誠既聞○天兵平定伊犁振興黃教復憶額爾齊斯特爾順久享昇平不禁仰慕願誠率眾內附蓋土爾扈特一部先年因與準噶爾不睦遂入俄羅斯居額濟勒游牧數世至阿玉奇汗子察克黃爾札布孫敦魯布爾什爾孫乃滿巴錫也運巴錫於乾隆三十五年四月間齊集額爾齊斯全部由哈薩克戈壁一帶行八閱月至伊犁敬陳投順

小方登齋與地盤鈔 第三峽 二九一 俄國阿王兵部
之聲時伊犁將軍舒赫德奉○命收撫安郡設其之授以牧地渾巴錫等領心感激即於三十六年入覲○天顏錫封爵額爾齊斯汗除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台吉有差

其國式公辦辦事頭目曰薩那托爾又有雅爾圖哈喇喇爾理約喇喇爾等頭目皆其官名委其頭目多西洋人余在庫倫屢聽此其何故以女子爲部長未知其詳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吉利國王遣使朝貢事畢余奉○命送至海上其正貢使名瑪爾爾泥曾在俄羅斯住牧三載因詢悉哈屯汗西洋之女乃從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兒雙汗愛以爲養生子子圖汗遂沒因幼其妻爲哈屯汗世傳如子殺即傳子婦舊俗如此蓋其地居陰勝故耳

俄羅斯人固無多田禾有限其額濟勒河一帶冬雖嚴寒夏時頗暖地土堪種而俄羅斯住居此者其少其莫斯瓦一帶氣候雖暖水多田少故其人以魚爲食

津浦里克乃烏里雅蘇特將軍所屬卡倫名東與庫倫所屬之卡倫相接其地呼乃塔爾巴哈台參贊所屬卡倫名東與科布多屬之卡倫相接俄羅斯部落東西雖長南北有限自東面四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特科布多屬卡倫共八十有一科布多屬之西卡倫名曰相尼邁拉呼由此渡過額爾齊斯大河即至額爾齊斯呼云一帶卡倫均與俄羅斯界然自津浦里克以外有克木克木齊克相尼邁拉呼四阿勒坦河爲界又有阿勒坦河爲界蒙古游牧塔爾巴哈台卡倫以外有哈薩克游牧相尼邁拉呼北乃通俄羅斯其阿勒坦河滿洲烏梁海及阿勒坦河烏梁海等久經歸順每年例交納皮貨賦烏里雅蘇特將軍收齊送京例有官項獎賞其近俄羅斯之烏梁海亦與俄交納皮貨賦久以爲舊例相安耳

哈薩克游牧爲古大宛○聖訓特辨正爲古康居國其部有三曰左曰右曰西自乾隆丁丑年陸續布魯特在○額爾齊斯河以外直至回疆喀什噶爾一帶皆其族類東西共有二十鄂托克游牧打牲兼以種地爲食各族有頭目一名曰比即伯克也此等伯克由眾人推立其內有從前隨將軍大臣打出

力者高○聖訓實數頂領咸知感激亦常入○觀自馬至其地產馬亦同哈薩克烏里雅蘇特城在○音諾達部駐判定邊左副將軍總統塔爾巴哈台兵馬軍機處額爾齊斯音諾達兩部事務有參贊大臣二員一用該處藩司一係由京師故協理其事四部蒙古藩司內各有特授副將軍一員每年四季輪流同札薩克台吉前往烏里雅蘇特駐蹕於將軍衙門其專管牧廠者如不留心查察設法安辦則所有倒斃賠補不免累累四部屬下蒙古矣

科布多城在札薩克圖汗部落西北地近阿勒泰山山勢參贊大臣一員城東北有喇特蒙古游牧西北有數百戶舊厄魯特游牧城南有阿勒泰山烏梁海等游牧阿勒泰山游牧尚有三十六年安插之土爾扈特蒙古游牧科布多管轄科布多地氣稍暖因有屯田所產穀麥足敷食用自津浦里克至相尼邁拉呼一帶二十三卡倫由四部札薩克選派台吉章京兵丁分駐戍守一年一換官給錢糧所有總管卡倫衙門京派往三年更換科布多城卡倫以內係額爾齊斯游牧將軍參贊統轄此等蒙古乃厄魯特四衛拉之第一乾隆十八年全部歸降○聖訓特封汗王公札薩克台吉有差至今食俸輪班入○朝安享昇平科布多由卡倫西通塔爾巴哈台東行由古城大路可抵烏魯木齊其塔爾巴哈台一帶卡倫皆屬滿洲及額魯特兵戍守至伊犁所屬卡倫兵戍亦然

我○聖恩恩被四表西北一帶振興黃教故所有蒙古無不傾心向化至土爾扈特本係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與額爾齊斯無異雖遠居俄羅斯地曾遣使朝貢誠誠既聞○天兵平定伊犁振興黃教復憶額爾齊斯特爾順久享昇平不禁仰慕願誠率眾內附蓋土爾扈特一部先年因與準噶爾不睦遂入俄羅斯居額濟勒游牧數世至阿玉奇汗子察克黃爾札布孫敦魯布爾什爾孫乃滿巴錫也運巴錫於乾隆三十五年四月間齊集額爾齊斯全部由哈薩克戈壁一帶行八閱月至伊犁敬陳投順

丁巳進士原任翰社縣知縣 臣程穆衡撰

乾隆八年十二月慧星見蜀首雁井至危掃五車犯積尸絕閭道長五六尺至九年正月未猶未滅初見時欽天監監正進變奏皆星現象已有奏奏聞因并及時政四事 上怒其所奏鄙謬命祭議革職九年關印後一日 上御門見欽天監值班因問監正雅琦監副法林湛露吳星今經何宿對在危問主何祥俱奏不能深悉又問危宿何省分野皆不能知 上曰星學甚微欲觀占休咎固難然表各省分野書籍

所犯人所共知亦漫不經心其平日之暇廢官守可見俱交評議罪念進免難因妄陳時務刑賊然於職分內事尚能留意者帶革職辦事越二日欽天監始奏查得危宿分野係山東濟南府然識者竊憂之曰鷄首益州之次而井與閭道皆蜀分野梯五車其占破軍殺將犯積尸氣死人如麻蜀當有大憂而危分野為齊地尖尚緩也是年六月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川省大雨如注四川水陡發都江堤堰決各河泛溢成都華陽等三十四縣沿河窪處水深四五尺及一文秋禾俱被淹衝署監獄倉庫兵民房屋城垣橋梁

藍陽井灶烟廠有倭社冲陷斃人無數四川巡撫紀山飛章入告 上命加意賑卹是月永州祁陽縣游民何如章赴四川口外瓦寺求見該土司桑朗咨忠說拆換五題奏效於八月內征剿西北一帶土司偽造 聖旨聲令發兵拒守容忠親破擒解正法又有貴州黔西州人夏如春及子長榮造偽詔偽表四路勾結謀不軌如春先於乾隆六年赴四川誣造妖言偽作道士化緣者他為名煽惑民夷其党章朝綱等信從歸附八年歸黔蜀人余朝斌李張李德郁等先後資助之及如春在黔被獲又搜出川省逆党李占

春哥送逆表事發俱正典又有咽喉邪教煽惑各土司具教本始於口外漸流入內地其初僅醜酒閉限十數年來則奸盜皆出其中時新都縣有教案亦起集咽喉首亂督臣承恩公慶復撤捕口外苗民已漸煽動不安矣八月撫臣紀山奏松潘屬之郭羅克甫經輸誠悔過其善後事宜正項酌理而茂州為之全川雜谷閉等土酋每挾微嫌相報浸搆寡尤難化海彈壁雅州府西南邊境與松茂接壤知府唐進賢前辦曲曲烏夷一案按濟軍需籌畫調度有方請以補松茂道未幾漫山俱奏膽對頑番不法急請用兵始

川省西南自古以大渡河為界，硯門、桑甘、烏思藏之間有隙地，縱廣各數千里，東南與西北皆際大山。唐時曰三王蠻，蓋非都夷、白馬、氏之遺種，其酋有揚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後復屬吐蕃，勾誘南詔，查覓而居。號銅舍，至宋又有趙王二姓，族共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限以飛越嶺，其居皆疊石為銅，損損器甲於上，扶無君長，唯老宿是聽。狂來漢地，悉能華言，明萬歷中，其酋密入寇松茂，四川總兵官李應祥破之，禽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後不敢進。邊明季賊張獻忠既誅，其餘原號西山寇，散入界外，亦不敢至。

金川紀畧

卷一

三

其國本朝康熙初，通烏思藏，乃於雅州府口外取雅納河之南者，多山之北地，設隘曰打箭爐，爐內置十二個莊，爐之內外俱新土司，段列而居，以雅州府同知駐其地，司茶馬出入，征收夷稅，民番雜處，日漸殷穰，遂同內地，為西藏咽喉，自打箭爐西去七千餘里，置綽斯甲等安撫司，八雷波若門孤等長官司，三咱哩等千戶，十九惡落等百戶，七十四黑虎七秩，苗民十七若龍，番民十八若地，不甚寒饒，畜牧有屋，落引河水灌田，知蓋藏，南界木鴉山，山險綿亘，無首尾，胡越木鴉山為蒙古黃喇嘛地，北界至下管密生番下。

魯密生番再進，北為上管密生番，又北三十六種生番，極西限大山，際天地，不可逆進，西南則入烏思藏，達賴喇嘛所居，西夷榮事，達賴喇嘛如借之事，非此亦謂之達賴喇嘛，見滿其札，甚重，初不知達賴喇嘛也，考謂大寺，異俗志，或謂高僧，初在時，往西近，件達賴喇嘛，年復有件出，馬後達賴喇嘛，卒不一，生口，此當生，件比屋時，兒果自言，我前達賴喇嘛也，及此，一丹倫者，達賴喇嘛，生西，運來，馬數，者，不兒，果口，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金珠，與，紅口，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唯西僧能解，之，前三四歲時，言兩語，亦能應，成人聞之，於是千，里，上，共事，以聞，萬曆二十年，本寺，理松木之子，為，兒，只，品，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事，不，倦，而，喇，嘛，之。

金川紀畧

卷一

四

在場中者，或藏有所賜，以奕吳之松木台，吉寧居上，谷西北，今願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皮，昔年可七八，今之發，或達賴者，亦必其前之惠，襲者，七，東北則近，青海入安西口外，至甘肅，有界，諸番貢道，在南者，入打箭爐，在北者，或至阿拉庫托，阿拉庫托在西寧口外，日月山之西南，距丹噶爾城六十餘里，其夷使煮茶，所運米麵，亦送至丹噶爾城，綽斯甲等土司，我師駐藏，更替往來者，必經其地，供應差發，雍正七年春，雷波若門孤等土司，叛官兵，至拒戰，不下，川陝總督岳鍾琪，字東美，剿德東施，凶犯全獲，遂定其地，噶對者，亦諸番之一，上下兩土司，夾江而居，上瞻對，面曰肯。

朱在江北下曉對居江南其岩曰如即其酋名班滾
與大金川上酋色勒奔細俱雄於其部落兩曉對境
稍近北大金川在南其東有小金川故此云大色勒
奔細所居岩曰刮耳崖曰勒歪地尤險峻而遠鄂色
勒奔細雖勇服諸部雍正中從征有功給以土司印
敕使領部封窺伺疆地諸部杯為沙雁奔沙雁奔者
番語猶云諸酋之長雖敢顯稱名號而夜即自大并
吞番眾抗拒天朝之意畜之已非一日班滾之始蠢
動也與其鄰部以細故忿爭掠其畜產青探又其部
原伏險草竊本不足治而慶復紀山堅請用兵蓋是

全川紀畧

卷一

五

時責督張廣泗

字敬齋奉天
鎮江鎮江軍

自雍正時坐鎮滇黔前

後用兵剿滅番蠻所得精鏐環寶夷錦珍麗直萬萬
以上復掠苗夷童男女選尤美者充備內室有縣丞
毛嗣亨因于死亂苗曾於都察院訟廣泗治苗不吝
收柴米等稅銀入己又重價羅殺死貪酷之清鎮縣
知縣姚文先都察院以嗣亨挾嫌違例奏發黑龍江
充軍而雲督張允隨亦廢順寧府屬之猛緬長官司
奉氏疏請改土歸流沒入其重寶金銀珍貨無算奉
氏者其先奉布於明初據有緬地至萬曆中授長官
司世職本朝平滇土司奉國珍投誠令仍舊職歲納

差發銀五十兩其地東西北三向與內地景東雲川
等府州連界與猛緬上巡檢接猛緬之外為孟連與
本邦孟良界在外咸雍正十一年猛緬長官司奉廷
徵恙病告替其子奉欽勅經督臣尹繼善題准撥給
號紙襲職至乾隆八年廷徵因編次子奉欽詔與
夷目羅玉林謀廢欽勅勅覺之七月二十四日携
其印信及家人罕濫袒阿奴夜逃赴順寧申訴行至
打瓦欽詔率眾擒回密閉坐室二十五日夜令馬正
中等縊殺之併殺阿奴罕濫袒偽稱欽勅病故順順
之知府張珠求以欽詔承襲督臣處亦有賂允隨濟

全川紀畧

卷一

六

之發其事屢訊得寔欽詔等俱伏法而迤西道朱鳳
英順寧知府彭古札遂據猛緬五十村寨夷民波炭
逃耐波宏邦色等數百人稟稱廷徵同次子欽詔三
子欽選殘虐萬分錢糧一月幾派動輒抄家婦女有
姿色者即行霸占苟不遂意即殺又請外國莽子教
學邪法造比刀鏢子烏鎗考箭頭等軍器商酌拒敵
官軍因百姓不從故謀不成懲實立流官使夷民得
見天日請於督臣允隨即疏言猛緬勾通緬莽器畜
異圖恐啟邊各土司效尤玩法之漸部獲得旨改
猛緬為緬寧州以古甸通判移駐隸順寧府允隨又

奏湖廣之永順府南徼外有寨名卡瓦其長姓筑自
稱葫蘆國王不知其所自始距永昌一十八程從古
不通中國慕天朝德化因無方物可貢將院內茂隆
山銀廠作為貢獻其規開廠民吳尚賢等以所抽課
銀三千七百兩零同歐馬宣撫司叔罕世并送輸誠
呈列緬且稱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營
事表曰修御史彭筆洙皆以為此奸民滋事不可許
請飭允隨急絕之不知允隨能漢奸之昧已不嘗所
云抽課之數特吐餘也允隨子親且奉天鐵黃旗漢
十五年大學士朱廷玉子吉耶上云允隨入乃紀
關辦事明年正月平于和獨得為終云

全川紀畧

卷一

七

山與慶漫羨彼澳跨二人所為爭以開奪番地掠其
畜聚為事唯欲尋釁為兵端而於國家之經費生靈
之塗炭豈置不問也
論曰甚哉疆吏之欲生事於外裔者無世無之也
唐史載景雲元年姚州群蠻先附吐蕃者攝監察
御史李和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從和古發劍
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象保掠子女為奴婢群蠻怒
怒其酋榜名引吐蕃攻和古殺之以其屍祭天由
是姚萬路絕連年不通夫所謂姚萬路者即今由

雅州關外至雲南之路也自古其地為貪人喜兵
以至喪師失律不保其身者眾矣乃今臨其覆轍
為甚夫

十年夏西瞻對於其地築英瀾略鄰地行人之經其
地者駐防西藏臺站官兵撤回逆之有把總張鳳破
劫去行李資裝移央蘭人宗祖益央蘭人抗不擒獻
事申川省撫提及督臣汲山遂決出帥先以建昌鎮
總兵袁士弼統漢土兵一萬二千一百員名或出黃
勝關或出打箭壩黃勝關亦練松潘鎮與平賊皆南
通西藏北連青海莽逆家古諸番即落有羊岡那羅

全川紀畧

卷一

八

門陷等寨尤凶悍難馴故設關於此以控聲期七月內
抵瞻對近地四川提督李質粹率漢兵一千赴東俄
洛駐紮一切輓運及兵弁經由俱自雅州府復山合
奏新夢能知府事又以阜和官逼近打箭壩口界連
西藏按轄大小土司百餘員為川省西南門戶保留
都司雁于乾即陞阜和官游擊八月川提李質粹奏
瞻對賊番屢肆劫掠經督臣慶漫撫臣紀山會奏恭
請天討以彰法紀臣亦恭摺懇聖恩准臣帶兵前往
與鎮五相機籌度隨時酌辦五月十三日奉硃批與
督撫商酌而行或汝出口據要害以為接應令總兵

前進亦可由會蜀慶後紀山酌定出口要苦段應
以壯聲勢六月初一日蒙兵部札付准議改處覆索
奉殊此依議臣隨專差九調各鎮協漢土官兵一萬
二千一百員名酌定日期遣令分撥於六月初十日
自成都省及各便道陸續起程俱於七月內齊抵臨
對鄰近地聽建昌鎮主表士弼分遣進剿弁咨士弼
於六月二十三日抵省臣將一切進剿事宜面同詳
議令士弼於七月初四日起程臣於初八日自成都
由打箭爐赴東俄洛留帶漢兵一千名駐紮後守以
為接應又奏西藏舊設塘站今奏報軍情乞照西藏

全川紀畧

卷一

九

例由塘站馳遞至兵部轉呈御覽暫存者正白旗滿
洲人本補廣西提督奏稱父母年老願改近地因調
為國原提督又改四川時兵始出質梓既未身履行
陣而士弼又怯阻兵入賊地未得險要上聽對應慶
土司肯朱聞兵至即繳印投誠班滾待其岨邊陽請
降陰脩條檄督臣尚剿撫兼施師雖連捷戰皆時進
時退是冬進慶展大學士復存以賊內番愚有聲臣
不潛消默化致糜餉勞師乞聖慈收回成命奏殊此
卿公忠幹濟德望素著故俾掌綸扉以風度位宜從
新命毋執前存十一年正月總統哈密駐防官兵副

將瑚寶丁母憂 上命奕奕師回梁之後始交式蓋
才調甘省兵由哈密出北路賊巢之後為英攻故也
二月師攻克加社了卡等各碉 洞即洞字之此通無
貞明九年洞全堡即
其名北路克阿斯等寨南路克直達等寨班滾漢請
降士弼頗兵待之質梓惡士弼移之他所慶復以師
雖委克各寨而賊酋班滾尚未投首請親赴軍營相
執籌辦勅士弼無功革職留任効力所領各路兵俱
令展上總統之 上諭復更酌量情形若果難於制
勝即以提臣李質梓領兵進其質梓所駐之處令慶
往駐紮就近調度欽差內大臣班第副都統勞山領

全川紀畧

卷一

十

滿洲兵四千餘員名赴川時質梓已赴中路軍營其
士弼協力督攻其向所屯之東俄洛為打箭爐 外
三路會總之町復自成都進駐之督攻未克各寨俱
下之又飛咨展臣攻江口洞寨令土守備汪結等
由茹色一路暗渡江直撲如郎賊巢併奏康熙五十
四年出兵巴里坤陝撫臣噶什圖赴甘肅理軍報悉
案料繁瑣係移咨前督臣鄂海代理今請亦移交川
撫紀山代折行先是有叛苗革松吉者與如郎守洞
頭目俄木丁有改羅于乾遂同泰寧協游擊王世泰
及土守備汪結謀縱革松吉誘致俄木丁與剋期而

去四月十四日我兵至如那俄木丁湖城內應遂克
之盡毀賊巢班滾先分家口遠藏身於暗器逃質粹
即駐如那大寨查返班滾處提聞 上優旨令軍
帥一併議叙又諭此次征剿賊對四川各上司率畜
眾承辦軍報催糧高拉烏拉西洲莫不踴躍從事將
及一載急公趨義甚屬可嘉其本年應納貢賦已經
普免令軍務告竣着再加恩將打箭爐口內外効力
之各都畜原應納貢賦再豁免二年以示優卹勤勞
之意體對之誠也四川重慶提兵馬良柱之功為多
良柱字權武陝西甘州人由侍衛歷陞威茂協副將

金川紀畧

卷一

十一

率軍由打箭爐之程德連戰至了魯河西克賊巢一
百餘座追質粹統兵過如那進紮了魯東山良柱亦
至西南山梁五月二十一日質粹飭調過河良柱生
擒賊番一名搭巴四交訊供班滾逃藏了魯河之泥
日寨內二十三日師至泥日寨良柱遣報從督云逸
見賊洞淪院內倫有鞍馬二十餘匹意在乘夜冲逃
質粹引兵趨之圍寨乘風縱火賊多死然班滾突已
先逸質粹以賊首遠逸詳督上遭慶復嚴駁令探已
死質粹因撤行良柱良柱結獲從督云訊據陸續投
誠番民合供班滾併家屬一並燒死泥日寨內是實

結

取具夷結附卷嗣奉慶漢飭捕賊党土百戶丹批良
柱咨以丹批年老不肯出見復又委令留兵二千駐
扎擦牙所良柱不遵亦不候檄調撤回理磨而松番
總兵宋宗璋兵入賊境雷質粹逆如即焚泥日寨時
杯病不至及奉慶漢委辦善後事宜帶兵三千駐
城頂三月資結良柱任後事故決同謬報班滾燒斃
文移往反成於宗璋手者居多上守倫汪煥恐班滾
漫出報怨也數以班滾高存了魯宗璋宗璋既不力
捕又不稟奏蓋是時諸將任行者羊馬成辟香皮細
瘦珍毳之屬不勝賦載下至士卒皆殿有積金藏佛

金川紀畧

卷一

十二

藏香以貽其家謂班滾釜底游魚不足介意俱無心
追討而慶漢既逆所求亦偷情求逸思苟且完局遂
以班滾焚斃上聞使班滾之三名沙加七立者改名
為德昌喇嘛以班滾大洞冒探經堂給七立居之以
招賊其餘草草班師奏稱通計剿克要寨七十六
處焚戰碉洞樓七百六十餘座燒斃及打傷奔逃跌
江而死者約數千臨陣斬一千二百餘級殺頭人及
夷滿頭人八名斬泉嶺惡賊番三名病斃二名見獲
十六名又收撫生熟寨一百九處原續調漢土兵二
萬三千除委宗璋留駐兵三千餘俱撤回復於六月

初四日起程回省然質粹等既不戢軍士又役番兵
 過苦番原皆怒且恐班班其人至大金川說色勒奔
 細使出兵撥打箭壘所屬上司以綴我師之後先是
 奔細有侄女名阿扣為小金川土司澤旺妻澤旺弟
 良尔吉為小金川土舍性凶殘狡詐共阿扣通後遂
 竊指為妻澤旺與爭尔吉阿扣倚奔細與澤旺為敵
 奔細助二人數興兵掠小金川殘其種落擄其畜聚
 捕兵已久至是知我兵疲於瞻對遂煽動番部大發
 兵攻小金川澤旺迎戰而敗顧勢不敵降之奔細并
 兵圍沃日沃日一女土司守之幾陷奔細分兵三路圍

金川紀畧

卷一

三

之又權兵革什咱攻巴抵巴旺西之大掠而紀山慶
 漫謂其猶膽對易破仍急請用兵於是瞻對未平而
 大金川事又起矣班滾既得大金川之助勢復熾仍
 取如即招收舊服事沒法上聞八月十一日奉旨李
 質粹久駐賊境並不勇往向前但知觀望且始終欺
 飾着解任來京候旨自此二酋結綏連兵十一年也
 勒奔細侵擾羅耳章谷毛牛等處紀山慶漫倉猝出
 兵初僅奏該番修路造船欲攻革什咱等會商意
 在以蠶攻螫 上諭戒其輕動又奏該番已將明
 正土司所屬之魯密章谷等處劫殺其地與打箭壘

可

逼近已派副將張興何起騎馬良柱等往防乾
 壓攻苗查站兵協防以壯聲勢 上以兵業已出
 乃允其請蓋紀山之脫欲出師猶始意謂以蠶攻
 螫者安謂番部上兵即要破敵立功而不知番兵與
 賊同種一氣信息相通軍机多泄其時賊實未至明
 正土司山持以打箭壘之明正木坪及裡塘凡木各
 上司皆隸建昌道為川南屏障直以是聳 上聽耳
 與等兵進遇賊於巴納山敗之遂解沃日之圍小金
 川土司澤旺聞慶師至即反正歸降良尔吉亦降逆
 酋席榮窺伏未幾仍復鴟張與王師相抗兵擊不解

金川紀畧

卷一

十四

至十二年二月 上諭大學士慶漫在外多年論靡
 重地應台回京治園務昨歲瞻對之役甫告竣今有
 大金川苗蠻肆擾不法已命慶復相機征剿令思彼
 地苗眾恃強生事屢不能安輯必經理得宜始可永
 遠帖然貴州總督張廣泗於此等苗蠻情形素所熟
 悉貴州自廣泗料理以來現在妥協苗探向化可以
 無虞川陝提督員缺着廣泗補授不必來京即由貴
 州取道赴川省大學士慶漫俟伊到川之後將彼此
 事机情形詳奏告知或可回京或仍應留川同理自
 行酌定不必急於赴闕也代廣泗者張允隨於時廣

泗鎮貴州已二十年至是始移節為廣泗於五月初一日至川長任視事即赴軍營是時慶復駐兵汶川廣泗駐兵雅谷關六月初命復回京治閩務是月二十日廣泗師次小金川駐營之後分兵為七路相機攻取廷議謂以二萬餘人分七路已允策專攻克正地車寨隨派將攻獨松自正地出海口約二里偏右臨河即獨松賊燭其偏左而下約七八里為車寨守車寨者遊擊王世爵派攻獨松者參將蔡允游擊保懷習總兵許應先率兵督視應虎綬德州人由行伍歷任獨松砲險固自七月初一起環攻不克初三日

金川紀畧

卷一

五

應先避梯正地大營派世爵帶兵往協攻至下午仍未克允世爵等回營稟應虎為黑夜撲燭之計請挑兵三百名携帶地雷于半夜至燭下火攻應虎以原攻兵已疲撤回防營於存營內挑兵付之發管砲千總馬結押兵復衝把總劉海等帶兵於左右山壓梁是夜五更撲攻賊已有備仍不克而自七月初一日就賊海口左右相地勢砌安砲之所晝夜竟未撞回致賊於燭頂看明初三日半夜允等歸營初四日辰刻賊乘隙突出西山直下懷督倉遽顧曰大砲二允世爵不能敵被擒九節大砲一劈山砲二漢兵陣

罪

亡及帶傷者甚厚應虎在營賊已於左右山梁直衝入透賊退將士沒於陣者救拔不及廣泗會復參奏允結依軍法伏誅以應虎現領南路兵懷督正攻甲木等寨相距刻耳岷賊巢不遠世爵由輝斯甲一路進攻因攻克對哇山賊卡帶鎗傷皆令戴冕効力七年九月保懷督由年如營年九月保懷督由年如營蓋使賊敢輕我且得我利器皆足戰敵之而應虎之畏賊如虎亦喪胆於此戰也廣泗雖初至軍懼議及已思領復以自固八月先發礮頭額敏一事額敏者水州纏頭回人同何見美牙兒因入獵地越卡遠颺十一年十一月緝獲後以

金川紀畧

卷一

十六

使

額敏起意糾連且獨帶烏鎗鉛藥欲往魯古慶心懷叵測請於水州正法聖土魯番回民知畏其何見美牙兒併纏頭愛特馬特同頭目沒拉蓋子并唆哩滿及額敏之父急密爾何見美牙兒之父呀喀氣俱未咨部結正再哈魯纏頭呢呀斯町得額敏鉛子火藥應做行哈魯貝子王素富近繳入官亦懶未奏履廣泗乃以安西衛營兵陳永福之母私賣鉛藥與額敏贖罪庫收送部入奏上命交部而履之奏班滾圓因笑莞告旋竣事也上以全無確據令其迅速查訪復始奏探已亦懷疑廣泗伺其既回閣遂發其前

後欺罔十二月奏稱查明班滾現在如郎尚復肆行
滋事當時控報焚突之處檢閱卷宗有慶履敗回李
質梓原咨質梓遂添入火光中望見懸懸賊番之言
慶履即據以入告并候信土自汪結望其術中前後
辦理未妥各情節 上因以廣泗奏示復復懇其招
請革職交部從重治罪 上乃明諭中外謂自廣泗
奏到數日未為之反覆思維念慶履敗歷中外欲死
思曲宥以全世戚甚重之禮而法度者朝廷之法度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朕不敢私為且國家能保千百
年無兵革之事乎若統兵之人皆如此欺罔其巧闕

全川紀畧

卷一

七

條尚可問乎夫世戚甚重皆舉國共休戚之人也慶
履思及此亦將不能自恕且以台輔大重受國厚恩
於等軍机重務通同欺罔一至於此若謂一時誤信
或因用軍既久邊番外地不得不如此了事情節不
宜顯示亦應密奏今既通盤敗露法紀所在雖欲寬
之而無可寬也時質梓士弼已在刑部獄慶履逆革職
家居待罪命軍机大臣同刑部研訊有應問慶履者
并訊之按律定擬為自應對大金川用兵以來川省
穀食騰貴公私靡弊西南為之重困十三年正月紀
山以奏慶履早難定請再撥銀一百萬兩其常平倉

穀履來自內地運至軍營一切雜費每米一石合計
銀二十餘兩至三十兩不等軍務一日未竣則糧運
一日不止若不通盤計算不唯民力難舒而鄰者帑
金亦極協濟亦難為勉仰懇聖恩依照樂善好施新
江捐例子川省暫行開捐收米無論外省本籍一俾
令官生運送軍營報務交收每米一石作銀三十兩
如有慮塞外苦寒不能親運願交銀者聽其在司庫
交銀廷議以為自大金川用兵以來一切軍需用度
以及乾運軍報節經該撫先後題請撥銀一百七十
萬兩併運倉穀三十六萬石零今又請再撥銀一

全川紀畧

卷一

八

百萬兩誠難為勉應如所請酌定中價每石作銀二
十五兩蓋所云一百七十萬三十六萬者乃大金川
用兵軍需之數其應對饑運不與而先是江南以黃
運西河時安建開添闢工費浩繁經撫臣陳大受奏
樂善好施者出資効力在京文職自中行許博以下
在外文職自同知通判以下武職自守備十總以下
收捐是為樂善例結又因直隸早災賑給多費及開
濟北直諸河高淺水利募人在山東藩庫及戶部撥
捐者是為直賑例結又以上下兩江偶被水災撫卹
加賑續舉水利工程江督戶結善奏請令急公人員

廉

臣

芳

出資給典議叙於上下江藩庫收捐是為新江例至

是併川運例共為四班尋又因山東連遭荒歉開例

賑濟遂捐正印外至道府內至郎中是為東廠例合

為五班為嗣後又欽開捐應募斷少則為減四皆為

慶復得罪之後新入而行其舊年違者吏不能記為上以紀山不能兼顧糧餉命兵部

尚書班第馳驛赴川將一切驛站批運沿途查辦至

軍營調度報運事俱與廣泗同之此班第亦蒙古人

其先同努山派往詔獨助慶復之內大士班第亦附

和奏班滾失覺速恩加親軍尉及隨行侍衛皆得議

叙至是上并革第山親軍尉及議叙諸人令至軍

金川紀畧 卷一 九

觀後效尚書之班第率員外郎何桂主事莊學和同

行河桂人學士河克敷子班張廣泗既効慶復遂因

大舉魚川省之兵一萬一千餘名陝西督標兵三千

名興漢旗標兵一千名貴州兵二千名又原調川省

土兵一萬名續調雜應土兵二千餘名木汗土兵三

百名沃日土兵五百名小金川巴抵巴旺等處神誠

隨師効用土兵三千餘名尚不足用復調陝西固原

鎮標兵二千名令該標中軍恭將任舉統之西寧鎮

兵一千名令大通協副將高雄統之河州鎮兵一千

名令循化營游擊王愷統之甘州提標兵五百名肅

州鎮兵五百名涼州鎮兵五百名俱令金塔協副將

劉順統之延綏鎮標兵七百五十名寧夏鎮標兵七

百五十名俱令潼關協副將鐵景佑統之雲南兵二

千名令鎮雄營恭將龍有印統之又調貴州兵一千

名令清仁協副將唐開中統之其餘應派將備千把

俱屬各提鎮派委應調需用所需軍裝馱載人夫等

令各省督撫照例支給指定道路驛站約十三年三

月望間齊抵軍營又以川省規騎大鐵砲本擬十二

月中旬可到因省城造作器具亦少不能速就亦須

正月內方能運至又請頒發在京九部大砲奉上

命給付十位亦須二月內始可到營剋期三月大兵

雲集攻具咸備真搗巢穴殲渠魁而除醜類上又

以原任福建漳州總兵哈攀龍向隨其父哈元生同

廣泗征古州苗寨令馳驛往軍營委用又以前慶復

在軍曾奏請勅支川省養廉銀六千兩以充公用命

廣泗亦如數動支俾用度充裕賞資有資色勒奔細

聞王師大舉心亦懼有辜和營游擊離于乾原派同

上司汪結領漢土兵由綽斯甲一路進攻大金川河

西各寨既克納龍山梁取甲索岡卡又攻得對哇山

威卡時駐甲索十月逆苗逃請于乾同結至勒亞將

金川紀畧 卷一 十

前所掠巴抵土司印一顆委牌一張并巴抵送印土
司一員土舍二名巴旺小金川土舍三名及被擄漢
兵土民一百三十九名交于乾等呈獻既而和廣泗
賞罰不公喜怒恣意軍心不附且大為奸利初小金
川土舍良爾吉既倚奔細得路其嫂又欺奪其兄華
旺土司印同奔細收圍沃日後我師進討復來歸遂
與阿扣為奔細耳目名為在軍效用實傾伺大軍使
得孫恪廣泗扣本澤旺妻而爾吉怒之以威恐
二人得其賄六千金許以另給印信俾主其地又計
焚澤旺多金爾吉俱潛以告奔細併軍情不附狀奔

金川紀畧

卷一

三

細得爾吉等為偵探所架巧密又和于乾汪結等免
依廣泗肯輸情於敵其下將弁解體且大兵明春始
集遂放兵四叔自十二月至十三年正月連有馬邦
丹噶山會達海及卡撒左山梁夫利之事蓋督師進
剿雖分七路而大將所統實止西南兩路其南路統
領本係建昌鎮總兵許應虎派管正地馬奈緯斯甲
等處兵進英攻勦至利耳崖賊葉應虎克正地又攻
取車窟進攻獨松既遭恭將恭允等敗失砲位遂以
獨松難克竟舍之去取路至酌文攻甲木寨仍不能
克賊千餘圍官被擄督師發兵往援賊是時向希乞

敵

降舍應虎鮮圍去督師但撤應虎回小金川其所統
馬邦等處之兵俱交重慶鎮總兵馬良柱統之良柱
自瞻對回師其年夏大小金川圍攻沃日土司時以
威茂協副將率兵千餘往援於巴納山松林口遇賊
力戰敗之救全沃日人拉翰小金川梯正就撫乘勝
克取孫克宗地又克取納貝山梁卡得利等處拉翰
克州九寨梯降并攻取噶岡讓噶美斗等寨遂進據
丹噶山梁廣泗又以自卡理一路撤回之候補恭將
郎建業等兵俱付良柱統轄駐紮北丹噶山山灘利耳
崖二十餘里賊原原曾達阻其衝良柱留攻曾達碉

金川紀畧

卷一

三

碉既固賊死守不可攻會署泰寧協副將張興與提
標前營游擊陳勇本與良柱同為軍鋒興勇攻克馬
邦留據其地為良柱聲援賊以偏師綴良柱於曾達
而大隊夜襲馬邦乘暗驅羊群千餘懸火羊角鼓譟
從之漫山而下我師望火先號發槍箭羊斃而火不
熄恭明我師砲火俱盡賊已逼營四面圍攻興等力
鬪不敵自明至午及其眾千餘皆賊死軍裝報向火
器俱為賊得自出所以來未有長敗若此之甚者賊
乘勝東掠三十餘里良柱聞之棄曾達歸寨而無克州
九寨之地仍為賊佔是時達州營游擊陳上才分領

漢土兵一千三百駐營卡撤左山梁卡撤者本賊類

為我師攻克之遂為良住見馬邦已臨賊懸可虞撤

上才撤兵回丹噶山候遠並飭起營之時派鎗手為

三敵收後以防敵人尾追上才駭驚亂不整十二月

十七日夜起營營中遺留火種俄因延燒賊望見火

和我燒營遁急追襲且抄路出中途半山截賊殺砲

夫旅去大鉄砲五兵士傷折無數又參將即建業回

兵頗卡理廣泗調回令帶兵七百赴曾連協攻駐營

滿岸其山梁之上又有守倫徐克猷兵三百餘駐守

本可無虞聞張興夫臨兇懼欲潰偵探不密正月初

十日二更賊番四五百乘夜至建業營之上克猷營

之下盡奪建業所安卡崙七座即用所得於張興之

砲擊建業營十一日良柱發兵應後陝西督孫游擊

孟臣即於是日陣亡良柱密飭克猷於十二日晚潛

撤至建業營合兵又諭建業俟克猷到同撤赴丹噶

山合營駐守建業見賊取浙添遂不遵敕令亦不候

克猷兵到於十二日已刻先撤營退為賊所掩建業

幸脫鋒刃失大鉄砲一小房山砲三子母砲筒枚傷

損兵甚多遂將克猷營隔絕於外幾至覆沒幸克猷

熱志路徑於十三日領兵翻越雪山賊尾返且戰且

全川紀畧 卷一 三

數

標

路

退二十日始撤至巴撤失兵三十餘名建業之始駐

曾連溝也廣泗令署川北中營游擊潘文郁帶兵協

駐與建業相聯絡文郁者於十二年四月隨師曾與

賊力戰連敵身帶石傷及攻克孫克宗并取得利噶

圍等寨俱為前鋒直抵丹噶山梁故令為助迨良柱

見建業營受敵正月十一日晚亦令文郁撤兵營赴

丹噶山梁文郁遇賊襲後亦失小房山炮一然諸將

雖合兵於丹噶山賊若併力來攻一日數戰糧餉亦

絕良柱不能守告急廣泗以馬邦既臨克州復夫丹

噶山旅運自阻且孫克宗苗人及復良柱時所領漢

全川紀畧 卷一 二

土兵雖高五千餘勢難獨守正月十四日張飭令撤

兵五千奮力退賊其餘護守輻重緩撤至納貝山

一帶據險駐扎計自丹噶山至納貝山退三十餘里

良柱之原本將潰得撤即於十八日夜率兵五千餘

起程盡撤至納貝山之喇佈喇窟內居駐賊欲兵不

追師黑夜急遶東過大雪砲夫多滾墮坡下失大鉄

砲一房山砲四五子砲一切軍裝帳房兵器等項

皆棄置無遺其西敵統領徐松潘鎮總兵宋宗璋宗

璋陝西人以軍功陞本職派管完陶卡理等處兵攻

勦至賊巢卡理一路兵本參將即建業所領督師先

派由曾達海而進宗璋以隔邊另調建業由卡理進
攻迨建業至卡理僅克石卡二處又頓不進遇賊連
戰不利傷折多故撤回令赴曾達海而宗璋所領克
衛兵雖於十二年七月內進克革什咱或岡奪獲作
固山梁自八九月以後攻木耳金岡及康八連兩處
大碉僅砲毀康八連碉頂其木耳金岡之碉雖擊毀
賊屢於碉外修砌石卡嶺土藏身用槍砲拒敵我兵
終不得進會刑部訊李質粹供連宗璋 上命革
職解赴部聽訊以質粹兵破如即宗璋駐賊城頂注
結隨同在彼兩次告稱班班未死現存宗璋既不各

金川紀畧

卷一

五

報督提又未奏聞故也廣泗遂令哈攀龍往克爾軍
營摘印即署松潘鎮事并委加銜總兵岳鍾琪接辦
統領軍務併糾良拉失事委軍前陝西副將任舉摘
印署重慶鎮事良拉宗璋回解刑部問擬上才建業
按軍法鎖解成都收禁治罪管砲各千總弁員除陝
西督標火器營把總王正國已陣亡督標外委把總
王宗禮川北鎮太平營千總張聖高俱帶重傷免議
外川鎮左營外委張朝佐王國佐右營外委于海山
陰崇成茂協右營外委孟國川北鎮中營千總杜晉
賢外委把總杜啟朋左營外委于德宋祿均羈候審

擬其協辦丹噶山統領爭泰宇協游擊王世泰因於
金川一帶番情素熟且向為韓斯甲土司所信服遂
同番文都督留軍營策勵是舉也張興以軍鋒身陷
重地被圍無援屢圍盡節功至大也廣泗反効為庸
怯畏懦為賊所惑致被傷告併其下陣亡弁卒卹典
一無可及馬良柱之退因懲軍餉絕不能獨留全師
而退無可罪也廣泗反効為氣阻志餒置賊弗問竟
遭逆訊軍中憤恚上下益離共無副志故雖大兵畢
集仍無寸功廣泗本意委罪二人莫脫已責不知夫
軍心而債國事適所以自敗也許應虎之攻甲木塞

金川紀畧

卷一

六

也因縱已降番日回乘軍情盡為賊所故致身執於
賊宮困久圍乃廣泗反力死之既撤回小金川又令
同貴州副將高宗陸豫守卡撤賊番頃時未營外大
言怖令撤營退應虎白獨松之賊連喪胆於賊至是
復屢失利竟欲從之專使把總皮輒粟於督師以軍
中群議不從而止猶時以賊欲傾寨屢來恐難保守
為詞廣泗但遣回建昌本任 上議廣泗何以嘗
軍前之不用命者令革職械繫來京番擬秋部議應
虎嚴斬良柱引見 上謂在綠旗將弁中猶為勇
往強幹之員仍發軍前以剗吞委用効力 十六年良
柱引見丁

金川紀略卷二

丁巳進士原任榆社縣知縣臣程穆衡撰

上先以岳鍾琪前在西陲用兵因失机致罹重辟久繫囹圄後經恩赦歸鄉念其久官西蜀素為番眾所服令班第張廣泗調至軍前以總兵銜委用既接任統領西路軍務上遂令四川提督武紀誤來京以鍾琪代之廣泗又咨兵部川省有自備鞍馬隨軍效力人張維昌等請一併以軍功議叙經侍郎並有恭奉奏部議不准初廣泗奏稱十二年冬月可以克旋屆期罔效則易為次年春夏再為次年秋冬迨至副

寔 臣

將張興陣亡失机難掩則又稱兵力單少上既允調滇黔陝甘動率萬人寢疑其債事而班第在軍中見廣泗所為如此知其必敗又慮己為廣泗所害乃奏請恩遣重臣督師故以困廣泗四月上遂諭大金川歷時許久尚未就緒此番放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應特遣重臣往提挈綱領大學士納親浙省查審事竣即速來京給與經略大臣印信馳驛至軍前經略四川軍務隨納親行者主事何曰熙常虎御醫邵正文又派出內大臣班第護軍統領薩音圖武爾德治法住侍衛中秋胡什等率綠旗兵往聽

親調遣又以內大吏傅爾丹兼黃旗護軍都統領
賞銀一千兩治裝馳驛赴軍而山東之王系江南之
宋厚俱以廢員命往辱尋補四川按察重慶總兵任
舉復奏請革職千總傅德祀送吳宗吉至軍亦命賞
唇銜給與驛馬隨勅親同行許應虎既獲罪駁守卡
撤者為貴州副將高宗隆宗隆領黔省兵於上年七
月到營派赴卡撤進攻色底洞寨八月取色底左山
寨兵頓不能進正月內誘獲用事頭人生噶爾結又
於三月內協同貴州續到副將唐開中十六年冬開
中又改領
兵 鎮 總 四川恭將賈國良等計獲賊目生格賊稍知畏
全川紀畧 卷二 二

未敢輕出侵犯國良者上年原派由達喇海一路進
攻于七月內攻克空卡閃那鳴山洞寨并破卡撤大
洞八月以後攻色底洞寨與宗隆同守者也時又有
駐守馬奈之陝西恭將永柱與游擊李臨等攻戎布
一寨三月末至四月初旬賊沿來拔戎兵於十一日
攻克戎布賊勢挫軍氣稍復因得與相持所調鄰省
兵俱陸續到齊賊亦散眾耕種藉以稍葺兵部
尚書之班第至軍本令酌籌報運遵典紀山及慶泗
奏請兵丁官役宜酌量分別折支以省運費內地運
報背夫除照例給發腳價外請每站日加口糧一升

又稱初次題明事宜案內以西路由瀘縣前之通化
里并雜谷開桃開各小運克沃二路道路崎嶇崖民
夫逃運每米一石每趟一石五斗各用背夫二名每
站給腳價銀八分本色口糧一升運去之日脚價口
報兼支回空之日止支口報不給脚價令查南路打
箭壩出口雖屬險峻而平處尚多由打箭壩至章谷
并未片為站俱近一日可往回不必復給口報西
路由桃開出口既有天敵納凹卸生班樹等山由保
縣出口有華蓮商角等山險峻異常春夏積雪徒手
空行猶虞因墮應於各夫回空不拘本日次日均給
全川紀畧 卷二 三

口糧一升至天敵納凹班樹三站每夫一名准帶賞
銀一分又今次加兵添運軍報重夫既不敷用多調
內地人夫漢番雜處總理道府恐相距遠難以兼顧
佐雜分管或不堪彈壓應於三卷中撤去現派雜佐
一員另選幹練勤慎之吏伴州縣等官一員為正報
務除本管各站外前後二卷均責令不時稽查至南
路報運亦添設副總理知府一員即委雅州府知府
就近專理廷議皆允之而是時貴撫孫毓汶武接廣泗
撤請調官兵一千名唯守備秦府不支監菜銀他若
千總日支監菜銀四分把總二分兵丁無論馬步日

支一分五厘口糧則每日一升副將跟役十六名參將十名游擊都司八名守備六名千把總三名每日皆支口糧米一升外委及馬步兵每二名合給獸米一匹酌量減半折給扛糧夫一名半各官跟役每二名合給獸馬一匹亦折給夫一名半每名每站給銀八分又接咨開每兵百名隨帶餘丁三十名每名除給安家銀三兩外日給口糧一升每兵百名給抬運軍裝夫五十名副將借銀五百兩參將游擊各一百五十兩都司守備各一百兩千把總四十兩外委十二兩馬兵六兩步兵四兩他省所撥官弁兵丁應需一切獸馬鹽菜口糧人夫及借支銀大率採辦唯甘省路遠多十之三而固原提督胡寶瑛咨調馬步兵二千與標兵一千六百并跟役砲位獸馬共需馬二千八百五十匹以為負行遠兩縣能勝三馬之任適副將任攀駝驛回固原見附近州縣多驟星夜選買數日之內立限足敷民間之畜大抵被奪遂以驟代馬所轄延綏鎮總兵何祥書派撥出征馬步兵止將獸馬及砲位獸馬撥給少撥馬兵騎馬三百五十四匹罪至革職矣未幾第興廣泗奏建昌道陳縉打箭壩同知鮑成龍承辦糧運漫不經心所烏拉牛驟

數

多致倒斃上命於軍前嚴訊明確枷號示眾凱旋之日照例定擬陳縉者鑲藍旗漢軍與廣泗之姻保寧知府周岐朋比為奸岐教稱之於廣泗上年十月內廣泗薦其才具明晰暗曉夷情并不游勞忤調乘小全川軍營面訊番夷情形并與談喜後踏務洵為幹練之員保陞建昌道者也至是未半年云其任喜怒為賞罰如此成龍者前在打箭壩同知任值全酋圍章谷進抵毛牛大砲山去壩地甚近將東机內犯掠客貨明正土司駐壩者慌遽欲逃商民驚氣成龍正坐衙署諭以救兵即至勿張豈成龍義與壩俱殉賊若至須合民兵拒戰圍城待以稍安且遠人晝夜至者求紀山兵援革什咱土司遣子赴壩告援成龍大加撫賞激以同仇令速煇聚兵五百若賊果至從後夾擊燒其歸路革什咱土司慷慨應名賊聞風遂退後成龍與廣泗辨論軍事廣泗怒臨之孔致撫藩成龍知之屢乞休養視不得原任藩司倉德力保得養暨成龍病吐血不能親理糧務第以陳縉諸事推諉狡猾會編奏廣泗力言南路糧運責成打箭壩同知不可獨寬因併劾既奏旨許赴軍營廣泗又以解員通判祝致綸押送邊地令致綸揭報成龍

使

虧空祝以原無空虧應廣泗而罵欽并効致論各為
員代跪求始免暨委成都府知府李盛唐等訊廣泗
更以取供不履飭駁再四或氣可貞親訊成龍委曲
承伏廣泗怒罵宕辱無町不至始令具供新造一百
斤重枷枷之甚峻又奏漳臘營遊擊徐介眉散餉不
清那攸國幣 上命即於軍前訊明亦枷以示眾而
汶川縣典史謝應龍者則謂其當色勒奔細蠶動之
初奉委偵探并查餉道適賊正三路往攻沃日逆賊
甚張應龍以大義聞導女上司令其堅守一面為請
援兵迨危急之際執佩刀相誓協力拒守沃日因以

全川紀畧

卷二

六

得全及卡撤失利將欲移營退保應龍屢力阻中
上且不待撤示將濟卡撤右山茶軍餉 上命加授
知州同知銜遇缺即題補 十七年應龍投 益廣泗合
五省之師自春及夏偏裨燕寸功可指特以此一典
史塞責意謂即致勝如性推進身有限不至以匪才
敗露其蒙蔽甚巧而人不識也納親既至軍見賊氛
甚熾功成無日遂因上刮耳崖勒歪賊巢形勢其刮
耳崖四山圍托中間天成大谷因山為城縱廣可五
六百里環肥足耕田圍山頂堅稠百座環之域西南
平地東西五百里南北二百五十里水田居半五穀

亂 匪

皆備書民耕耘居土房天氣溫扣常如成都三四月
有大溪澗數里界之溪即浪奎小河南通大江溪上
為天門橋落魂橋過橋兩嶺如石門嶺極險峻積雪
不消又有大關守之舟西松林數百里過層山層山
下復有亦底大江隊之以為賊徑既險稠接如林固
而且強我師仰攻難以必勝請於要害處亦築一碉
與賊共險以持久斃之 上飭其非計親因督師進
攻六月副將賈國良為軍鋒遇賊逆戰敗倂敗走國
良麾兵追之迷失道入山峪約行三十里伏兵四起
合圍我兵欲閉而土兵亂不可止賊反好語伴問未

全川紀畧

卷二

七

者何兵至此何處師給以奉主將胡迷路賊曰易耳
此間無路第下馬釋兵器當導送出大路眾不得已
如其言散賊導行約數里入山溝中豫有伏賊夾馳
下前賊亦踵至擊齊飛我師無寸刃國良一軍殲焉
提兵任舉方攻昔嶺石礮聞之整眾出戰賊設伏於
嶺背兵既交伴走舉乘勝返逐入伏中賊倏起圍之
數迴舉奮力決圍中鎗洞腹墜馬死餘眾幾全事聞
上以舉前為固原恭將值固原兵變舉單騎手及
先兵解散賊克故殺今賊復奮勇捐軀忠節可憫令
從祀忠祠照提督例給卹典蔭子國良等亦從優賜

給卹蓋同一敗死也而張與孟輩遂為徒死軍中

蓋恨廣泗為有私焉舉死用其子恩為安慶巡撫中

撫河里表送平子承恩到卹年八歲矣兵高哈連

哈頌見上諭任承恩來京謝恩合見之時有來頌

有出息但年於幼着暫回籍令伊祖母伊母去為

崇委此學候成立後來京當受其家道員乏者肯

除內府散五百兩交與伊母以為奉養家口之資是

所傳諭旨無何里表留心照看其弟知道口之資是

亦不之罪也舉有胆決師取時既敗死軍中奪氣

副將益勇上乃調古州總兵哈高德湖廣恭將哈

峻德雲南提探恭將高欽延安恭將陳文澳海恭將

孟麟雲南游擊魯德朱熾范崇純湖北游擊馬能陝

西遊擊馬雲翔直隸游擊吳士勝建昌總兵莽河納

均赴軍營委用訥親又奏軍士多病請給藥丸散藥

部以中書舍人沈作朋乘驛賞往來畿曰熙卒於軍

紀山廣泗二人又漸不合益山奏聞指本欲任其所

親校年其中肥專一已廣泗即續奏改其法盡奪其

人任其姻保寧知府張紅旗人周岐管指山大失望

教以奪人飯益詎廣泗上先以山父鄂倫忒軍前

陣亡故由張紅旗移入正黃旗至是仍命撤回張紅

祺又命由閣寄字傳諭切責之曰大金川用兵一事

前據巡撫紀山初次奏至以該番修路造船欲改革

全川紀畧 卷二 八

難

什咱伊與慶復會商意在以蠻攻蠻朕即降旨以苗

蠻頑梗乞知得其人不足用得其地不足守烽火熾

聚無足深較倘果有抗拒亦當相度机宜慎之於始

不可輕舉詳悉誠諭及伊第二次奏至又稱該苗已

將明正土司所屬之營各章谷等處奴殺朕因該苗

侵犯內地不得不加懲創且紀山業已出兵雖遠收

回復諭令詳審事勢乃近據經畧大學士訥親等奏

報軍前進攻情形賊酋地境險峻堅固林立紀山身

任封疆比寧有不知何不早為詳奏候朕裁酌耶至

如運糧一事乃紀山之專責今朕聞該省每縣派夫

六十名每名津貼料派至四五十兩中途如有逃亡

病故里昏又復於本地補派津貼之銀一例重科至

窮鄉小民騷擾不安推之畜地運夫亦恐不免派累

故已應夷人現有穀揭挖路之事紀山於金川之役

既首聞事端乃坐鎮省地於軍務置若事外而運糧

一事段任里昏濫派肥蒙民苗受累漫無覺察是誠

何心朕現命班第往安辦如紀山仍飾推諉該苗

稍有益事朕惟伊是問而軍机大臣同刑部訊宋宗

璋一案上復謂隱對之事慶復身在軍前與伊等

上下通同苟且了局甚將班滾之子沙加七立控名

全川紀畧 卷二 九

德昌喇嘛將班滾大喇嘛經堂結典居住則條慶
復所為慶復身受厚恩而種種措貲失宜膠泥罕率
以致逆蛋無所畏憚未幾即有全川之變貽害邊疆
罪無可追前降旨令其家居待罪今懸案日久伊轉
得優游閒處於心何安着將慶復會交刑部監候俟
全川軍務告竣再將贍對案內在事人員通行核算
分別定擬蓋上至是亦深悔用兵師發發端首事
之人矣紀山懼乃自請交部議處且奏軍報之事及
巴塘夷情曰自督臣慶復添調漢土官兵添鑄大砲
以來軍裝火藥在在需夫川省前後冊報共催過夫

全川紀畧

卷二

十

役已不下一萬餘名除寫遠之川東州縣未派外如
成都雅州等府每州縣陸續催募多者至一二十名
少者二三百名軍需緊急之時里下不得不重議帛
貼始肯應役各府州縣催夫每名帛至四五十兩者
雖不多有而外長夫按月議帛安家銀自十餘兩至
二十兩不等並恐民力維艱萬不得已故豫奏請暫
開捐例以紓民力蒙皇上勅部議准又格于督臣
條議停收米改為招商色運仍須動用倉穀錢糧其
官運之米亦仍有內外帛貼至於巴塘乍邦等地與
滇省中甸止隔一河川省連年用兵未免差繁本年

楚

年三月據建昌道申據該上司孔入明楚稟稱上年
十一月番民因不肯赴疆應役拆毀橋路准俗對敵
伊帶土兵數百餘名僑會懲治番民始知乞命悔罪
求三寺喇嘛講息遂照夷例罰糧食雜項為犒賞之
費另派人員一百三十名照舊應差先結之後具稟
前來并准滇督張允隨移咨到云云以該土司既照
夷例懲處其逃往之番民十三名內漢奸陳子超一
名撤禁疆域蓄擬一面咨督臣張廣泗查該土司有
無耕派實跡并咨滇省毋許中甸夷人來往勾引番
民至三月二十日據署卓和營遊擊王可成據據孔

全川紀畧

卷二

十

入明楚稟稱孔什等一十六人又逃在中甸回活中
甸又差兵張坤土目活中多知來已偵探恐有唆使
番民投滇之事從前中甸漢夷曾受該番銀卅二兩
白銀一頭等語云即咨查滇省併孔致督臣商酌會
奏尚未准到督臣孔慶臣身任封疆自抵任以來無
歲不有軍興之事未得効力行間伏思臣祖臣父俱
為國家出力臣雖愚昧無能常懷犬馬報主之心今
全川不法臣請用兵矣屬首開事端伏祈皇上又部
嚴察議處以為冒請用兵者之戒仍懇聖恩將臣交
大學士公訥親調遣委用誓必滅此凶首以盡臣身

心許國之志會廣四發山捐納報運價值多事亦
 處先是川省捐款部議既定每石米作銀二十五兩
 廣泗即奏軍營運價不過八九兩至十餘兩不等
 上令班第廣泗公同酌定第奏山前奏三十兩者係
 官給之外尚有每夫幫貼銀二三兩核算在內上
 謂每米一石用夫二名即每夫幫貼銀二三兩合之
 止十四兩七錢之數尚不及部定二十五兩紀山從
 前如何定價班第等又如何計算令各據實回奏山
 猶奏稱部定二十五兩之數盈餘無幾第奏現定官
 商色運之法從成都運至美諾每石給價銀十五兩

全川紀畧

卷二

十二

已據藩司稟報水領色運者二萬五千餘石其為無
 需二十五兩已可察見蓋山前所定價實有私弊廣
 泗發之差減其數其姁周岐收捐運價仍派之民位
 牟至鉅萬猶冀因酌減捐價得上下疑而山不得
 與共為乾沒不覺露其情於軍根一奏第知二人所
 為俱不欲顯露裨章識者吳之謂二人身屬閩粵不
 焦思於討賊而唯競為乾沒第裁邊事固壞矣茲二
 人之肉足食乎閩議山從前顯屬浮多猶回護已非
 掩飾具奏明係恐干嚴例有心規避例應革職上
 遂革山職發往軍前令自備資報聽納親委用又恐

遂為廣泗所殺復傳諭云朕嘗謂世工有不和衷者
 必非一人之過紀山雖短於才識而滿大耳中尚為
 有血性者必奮勇直前以贖己罪倘有疎虞不但無
 父子均沒於行陣之亦非朕愛惜世工之至意伊之
 罪愆即使有甚於此亦不過令其求京治罪而已折
 不令其捐軀於行陣也着納親將此旨詳晰傳諭張
 廣泗紀山知之慶復紀山首倡兵端使川蜀之民糜
 爛至是皆獲罪天下快之而廣泗於雍正間希鄂爾
 泰意用兵開古州殺戮民夷亦地千里至雞犬不類
 數以私怨誅其偏裨悔而經略尚書振賊下獄幾死

全川紀畧

卷二

十三

乾隆初三次征苗殺無罪者無算令擁重兵坐困動
 遂過於下役排此二人以規自脫人皆識其不知死
 所矣自賈國良任舉死後人人奪氣軍中大砲復存
 無幾賊修碉築路帥不能進七月大帥潰於阿里山
 廣泗益窘不知所出唯頻頻請砲為延日計上命
 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傅恒於製造處查得現存所
 天砲八位於八旗查得銀黃等四旗所存砲五位工
 部及各旗所存砲子一千七百零八月十六日於卯
 窟山試放僅選取四位先以砲子裝土放之或中藥
 否桂閣侍郎何國宗酌離圓席方指一池用重器

量定則正中所量之處後裝藥放之落處即時炸碎
片片飛布遠出因不知大金川稠接遠近應裝藥幾
何又聞國宗用量器之人國宗為戶部繳庫筆帖式
納海二等侍衛訥和圖遂由廣儲司給二人賞物帶
量器兩分馳驛隨砲起程解砲者郎中八十三筆帖
式阿思杭阿砲手四名為王瑤君程宗孟到國宗祝
敬此十三年八月事也而是時川省督餉益急先據
紀山未罷時自七月以前檢陝省原貯酌留銀二十
萬兩繼又請奏撥二三十萬陝撫陳弘謀以酌留項
下止存銀十萬兩不足再於本年春撥銀內動十萬

全川紀畧

卷二

十四

兩解川山又奏本年先後借動司庫各業存銀七十
九萬三千湊備供支在案日下再無間款可以借湊
唯雍正八年部撥兩淮江西銀三十萬兩分貯各屬
今尚存二十萬七千兩請增提湊供軍需而甘省軍
需亦價部令直督那蘇圖撥直餉三十八萬四千六
百四十九兩零赴蘭州協濟山復勒士民助餉稱瀘
州民周其睿等衙 皇恩休養無由報稱伊等十鄉
願辦米五千石以資積貯 上怒責以川省連年用
兵未免有資民力朕心方切軫念紀山之奏所見益
鄙今將此項捐米合作銀數批為下年應先正項錢

繼因
歸

臣
情

錢糧迨山既削職勒派助餉始暫緩為京砲既起程
後傅恒因請自往視師 上先命於八旗前鋒護軍
內挑年壯壯健者一千名令傅恒督之操演雲梯為
攻調用繼時廣泗久任無功漸覺所奏事皆浮將而
於張興馮良柱之敗叛巧歸過於下雖未知其與良
爾吉阿扣有贓私而念兩川棟梁之由復因二人致
撫聖請兵動弟聞爾吉在軍前奏勅廣泗誅之廣泗
既入其金方許為之請印命爵遂因爭二人不可誅
上因降旨詢訥親而是時廣泗又思領訥親而代
其枉畧之任訥親正自乞因奏稱廣泗徇情者將

全川紀畧

卷二

十五

弁高宗謹祀祀失律于德信用賊酋相克良爾吉漢
奸王秋軍中消息賊叛先得一聞旨意有按法當誅
良爾吉之語即代刻甚力役於昔嶺賊番喊降時在
軍大聖盡聞良爾吉有懇望實情廣泗反稱不知已
之下落何如為能願汝王秋因亦託病避歸蓋訥親
雖名經略實未嘗親理戎事於軍中情形多憤之故
所奏廣泗事皆未能摘發其心志當其罪也上積怒
廣泗既久及阿理山責經略督師皆奔又聞廣泗為
良爾吉所牽制軍机不能秘遂有意誅之 上雖
待訥親素厚因其身羸弱數降旨令其隨時將息而

親得此旨遂安坐帳中不自臨行陣奏內稱兵士向
砲放鎗已自帳中望見火光為上所訓飭又內大
臣傅爾丹班第同在軍中自列名請安而外不使一
字奏及軍事迨奉旨詢問親即以傅爾丹覆奏之詞
叙入摺內蓋恐或揭其短也上乃微示以欲召回
之意親得旨如復更生托以入覲得將實在情形陳
奏明歲再往軍營為詞上遂發怒特召莊親王允
祿大學士宋保文胎直尚書何克敦舒赫德及軍机
大臣等面諭親廣泗老師糜餉立台之赴闕軍前取
務令班第傅爾丹岳鍾琪協心共理即命傅恒暫管
全川紀畧 卷二 十六

略重任往軍營沒無成算且身圖安逸致不親臨
營陣鼓勵厥心轉以建瓴林守為長策及傳諭欲召
回京伊並不計軍情緊急非克從無以振命而以面
奏情形為容急思回京自逸朕以國體攸關寬期以
待伊乃無敵愾之志惟遠延時日以俟歸期至陳奏
之事矛盾并錯不可枚舉與伊尋常之辦事竟以出
於兩人夫大臣諳均休戚平時之眷侍優殊正欲其
緩急足恃能勝艱鉅之任為國分憂耳若僅以任職
勤敏為訛則朕假之事權憑藉威柄苟非庸劣皆所
優為即以操守而論伊係勳封世祿且數年以來朕
時加賞賚非他人可比縱饒道賄賂豈足以動其心
是芑直不入亦不得謂之潔清惟於重大之事乃見
報稱實心今伊即不自顧惜獨不為朕用人顏面計
乎從前年養堯隆科多在皇考時恣肆忘行事發
之時皆即按法治罪朕自臨御以來以恩禮馭下然
即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未嘗不時加戒飭故不
敢縱所以保全大臣也訥親受朕殊恩廷玉亦出其
右乃中外所共知十三年以來所以教訓保全幸免
顯越者莫其能承朕恩耳今伊福溥天生乖張并
謬一至於此朕反覆思之實無以自解論其自思之
全川紀畧 卷二 十七

罪應拿交刑部問罪但觀其退縮偷安既就獄亦非
所深耻然朕十餘年加恩眷屬始終不忍令其拘繫
囹圄納親着革職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効力贖罪
着派侍衛鄂實德山查朕此旨於途次傳諭奉到諭
旨之處德山押納親即往軍營所有前奏面陳情形
即着伊懸摺交與富成查奏呈覽其經略印交鄂實
馳駟資全川軍營候協辦大學士督管川陝提督傅
恆到日後受印授為經略統領一切軍務又諭朕自
御極以來大五中第一受恩者莫如納親全川雖云
小醜而先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正子皆有同仇敵

金川紀畧

卷二

十六

慨之念納親身為大學士不過恭軍机奏列隨常辦
理從未奏及逆首摺極如此作何了局隨身往視師
彼時傅恆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
辦此不必特遣大吏即應派往傅恆亦不可居納親
之先故未允及經略需人因以付之納親朕意以
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必知奮勉乃起之時全不踴
躍披其意以軍前既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利則引為
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類面而閱國
冢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退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
張廣泗等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

使

待之四月之久乃請建醮典賦共險不思以士卒攻
討之力轉致建醮資寇是其第一謀畫已貽笑眾人
矣自是始有中飭之旨然猶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
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夜向瀾放鎗
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進而近所奏阿里
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故未至大波及
伊等回營我兵數千人即各烏獸散將領不復相顧
觀此情形是原未奔而伊等已先退何怪士卒之望
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吏經略重任儻事至此尚
何地可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處榮

金川紀畧

卷二

十九

使

不切實明奏惟浮詞架空竟有全未履旨者軍前同
事大吏等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以
無就緒不得已示欲召回本徵之吳和愧奮或有奏
功之日正以台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再生
即置軍務於度外凡有面奏情形急欲至京試思有
何不能言者而必面奏不過思家耳以納親之心思
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謂任其經略無功輒行退解
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
敢于遠請回京者眾人能知其故乎伊意和不林任
使朕即治罪不過如度復之革職家居將得優待自

逸為嗣續計向之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夜
傅恒必自請督師朕必以此任相禹被地險瀾林立
傅恒亦未必遽能奏績即或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
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成朕又必治傅恒之罪而眷
念甚重伊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豫料即奉到
前旨亦無悔懼惟此旨洞鑿其肺腑伊當俯首熱存
始悔其蓄謀之謬耳不如此不足成其為納親而取
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納親之處而朕從前任用
納親未為悞也何言之設今不能燭其隱微治之以
罪而心猶不服則是終為所悞耳朕臨御群臣曾有

金川紀畧

卷二

二十

能肆其欺蔽而不察者乎至所款回京面奏情形以
經略大臣之親信奏揭中何事不可恪陳漢文不能
盡者則用滿文滿文不能盡者則用漢文何慮朕不
能詳閱前已傳旨令繕奏典當成查回着再傳諭令
伊一一據實明白具奏不得因見朕此旨但以認罪
負恩奉職無狀浮濬塞責朕向因人才難得欲栽培
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為國家任事即用納親為經
略無非欲滿洲大臣歷練戎旅緩急足恃不然豈以
軍旅之事為雲試耶以朕之推心任用納親即辦事
詳慎操守潔清舉不足言使伊果於此等重務裨忠

竭力調度得宜俾大役早竣紓朕西顧之憂雖令納
賄營私亦為小過何妨曲成今負國負恩非朕意所
及料又豈國憲所可容若以向日如恩之故既法曲
宥將來何以用人是以將伊革職發北路軍營効力
此伊自作之孽非朕之以喜怒為賞罰也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皆所默鑒今諸王文武大臣合詞請
將納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道須俟伊回奏到日
酌奪降旨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圖獲醜蓄心有素甚
可嘉尚觀其銳往直前破斧沉舟之志可以剋期奏
凱然軍事原難遠度倘仍臨前輟縱使持節入告自

金川紀畧

卷二

二十一

不能掩眾人耳目又何能逃朕洞鑒即或奏功稍稽
時日及實有難于克捷情形眾人自有公論朕亦自
有籌酌但過猶不及以納親之失於不及而觀傅恒
之勇往朕突慮其太過朕非教傅恒退怯也若傅恒
如納親之怯阻前鑿自在也今尚書達爾克何以伊
弟訥親獲罪請赴軍營効力着照所請命隨傅恒前
往如攻剿之時矢石所及令其持重防護但不得因
有此旨於應行親歷之處亦舉劾阻傳恒有時不從
達爾克阿不得錯會朕意若因訥親之故忌其成功
有意阻朕必以軍法從事且其地即訥親命往之

處從前訥親之畏憚若何此番傅恆之銳氣若何軍士必能倍言達尔党阿亦可為明証訥親尚有何後言乎朕本信任訥親界以經畧重務其錯謬出自意外若因此而於傅恆有所預惜不令之往是併不能信傅恆矣豈朕惟誠待下大公至正之義傅恆唯當取膺厥旨矣心實力仔肩重任退奏膚功以副委寄宣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此旨降而朝野恍然於訥親傅恆二人相竝相承之情事以為訥親之預血必戮於蜀地矣先是乾隆九年訥親奉命由山東巡閱江南江西營伍各督撫提鎮儲待過於乘輿江

全川紀畧

卷二

二十三

南撫臣陳大受至啟 聖祖南巡諸離宮修飾奉之游憐所至之處綺綺地衣彩棚香燈動接百里慶羅珍器古玩自通衢陳設至於館舍過後從奴收捲一空進食每縣珍膳多者至百餘頓宰殺每物動以千計頓國象觀四舍皆空父老或釋未而嘆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儕倘幸未死觀此人作何結局至是曾幾何時天若假逆酋之蠢動以履之推之理已當敗非閔才之庸性之懦也班第雖止命之軌運然身為本兵於凡政剝之事及將弁功罪俱置膜外又規軍務未能速竣請另派大臣經理迨奉旨令奏訥親

補

張廣泗行事第唯陳廣泗之罪無一字及訥親上亦降其尚書為侍郎以示懲廣泗微時負雅布吐售於市黃緣入鄂相爾泰府為之廝役鄂帶往黔中試用職著恭平府冒軍功累陞今職在黔時所以奉鄂氏父子者甚至鄂氏死之亦甚力既違問 上即日出鄂容安為河南巡撫以去其助人益服 上英斷為不可及云

論曰小人結党營私之難化久矣聞廣泗之就逮也建昌道王秉賢賦送之其一切行裝資斧果皆以為官物不令得私匿有所乞亦弗濫與此奉公

全川紀畧

卷二

二十三

與私賊應如是耳而容安必欲害之柔因稱病去明年容安移撫山東遂謬劾柔乘輪下鄉投佃夫昇搗等罪削其職而籍其家假使容安仍在閩部其所以左右廣泗者不如應若何也雖 上聖明不為聽使而承辦之司員必有受其報復者會獻之大臣必有為所牽制者在業之兵民必有受其抹連而波及局外者其禍可勝言耶前年容安固嘗啖其父之門人仲永檀誣劾刑尚張熙矣時永檀已受命巡漕 上令追之及於直沽搜其篋得容安所度疏搗及他詭謀秘計 上俱昇之刑

部欲永禮歿死容安以其父故蒙赦省蓋 上知其心術有素矣一旦出之於外而事得速正故受其禍者止一王柔焉嗚呼毒哉

訥親者其先世圖爾格雷 太宗文皇帝初定官制時由國山額且為承政積功封果毅公爵列三等後其祖道必隆以功恩晉一等至阿爾松阿襲時猶去所加以二等公世襲固替阿爾松阿獲罪 世宗朝誅兀爾奪 今上登極之初訥親以 孝昭仁皇后戚屬請於該謀 上謂外戚雖同其中不無差等所請原非定制唯訥親行走勤因仍賜為一等公度優

全川紀畧

卷二

五

者其父錄 孝懿仁皇后恩封承恩公後請襲仁皇帝留中未發 聖心殆有深意至 世宗嗣位追念 孝懿慈撫舊恩推思於隆科多令襲其爵而慶復繼之二人之爵自不得與的謨圖伯起公爵比及訥親獲罪 上命銷去特加之一等仍如其先世二等以命其兄策孺而慶復之公爵除焉傅恒者其曾祖哈什屯官議政大臣內務府總管封一等男子米思漢數官戶部尚書內務府總管思漢生富文李榮保富文實生 孝賢皇后李榮保生傅恒后誕育端慧皇太子乾隆三月九月生七齡矣 上於北郊

閱射令隨觀為冒寒得疾免賜贈益立園寢於朱華山在馬蘭峪蓋近 景陵云十一年又與皇七子永琮風恙故疾 上與后尤鍾愛為望承祧十三年正月以痘薨 上諭后名門淑賢在 皇考時雖未得久承孝養而十餘年來侍奉 皇太后承懼致孝

俗性恭順作配朕躬恭儉寬仁可稱賢后乃誕育佳兒再遭天折殊難為懷皇七子喪儀應視皇子從優送未華山園寢後以愛子去膝下悲悼成疾夢碧霞元君召之 上為東巡祈福於岱頂后從還至濟南不寐 上為改程由水途還京次德州堯上悼之甚

全川紀畧

卷二

五

致謹怒中外諸王天津坐振德通福寺因船不整續數斬革職發拉竿處行走駕至通州車輛復跌處塞儀仗已格傳拉納張源翰林上哀冊文誤譯皇妣字為先太后大學士掌院阿克敦下獄始擬絞候上愈恚謂預瞻寅誼改斬候守故之刑部以阿克敦事權部以俄制違滿王等隨同行禮一語堂官俱罹奏議工部以冊費漆草高書哈達哈三和趙弘恩侍郎何國宗俱革職留任侍郎索柱逢震降四級調用先祿寺以所備桌張担提令堂官賠償正卿沈起元增壽保少卿德爾弼賈啟瑛俱降調去又因皇長

子夫儀帥傳和親王弘畫大學士來保侍郎鄂容安俱罰俸三年而各省以百日內刺頭獲罪者始於咸京都統保德奏錦州和府全文淳愛延教者至誅湖廣總督塞楞額總河周學健蓋上念后愈喜已而后臨莞以傳恒為託故上欲駮責恒且令得捷大功有以服中外庭臣窺見其指故甚重其行十月二十七日給傳恒勅書於太和殿經筵及大臣俱禮服按翌齊集鴻臚寺引王貝勒貝子公等至殿前立各官在丹序伺設勅後行禮退啟行時奉旨令大學士來保帶侍衛倫茶郊外棚亭相送保奏經略大臣

全川紀畧

卷二

二十六

發程大典應多令軍机內閣大臣送之上命莊親

王怡親王恒親王順承郡王齊通阿汪扎爾海生阿先敦德通介福王保基布騰巴尔珠尔李元亮慶泰松壽恒祿伍福石勇查豐阿德保那木查尔皆往傳恒又請武倫院大校箭二千五百振海鐵箭四千五百振倫營中補賞兵部復奏大將軍出兵例有森懺令箭五部派滿洲章京一員委署噶爾大并派筆帖式領催聽差人等前者二經畧未領滿洲兵故未辦此令不給森前不委噶爾大隨行理一切事俱無先信兼轉傳法令或遇有功牌等項無專辦之人臣等

非

而

請交工部造煥蝨懺幟并令箭給恒並部派滿洲章京一員委署噶爾大筆帖式二員領催四員聽事人十員隨行上許之時廷臣苟欲以崇傳恒不知其事小敵賤也上又命於造辦處選腰刀三千給恒雲梯兵三百每名給綿一副庫尚存綿甲五千副俱以給軍雲梯兵習鳥槍者一千名每名給鳥槍一桿除現得鳥槍八百桿工部另製二百桿補給又賞御醫武維藩銀百兩令隨至軍易卸正文回又諭全川用兵幾及二載因由士卒不能鼓舞勇然亦川蜀士卒之過也詔親張廣泗毫無謀略畏縮不親督戰且詆

全川紀畧

卷二

二十七

令賞罰不當將弁因事致尤臨陣亦擇可降敵之地為全身計惟令士卒冒險受傷士卒獨非身命乎冰雪沾寒瘴癘暑毒之區荷戈振甲晝夜暴露於懸崖峭壁間每念及此朕心為之惻然詔親張廣泗既重治其罪其士卒兩年以來重罹鋒鏑飢寒之苦雖在軍律不用命法所不容但為主將所誤則罪為可寬事情可憫現經畧大學士傳恒查往帑銀著將漢土軍士分別賞資以示投醪實惠鼓舞士心務踴躍前驅統帥深入迅奏膚功爾將弁等既久未成功虛糜糜祿均為有罪之人非唯賞不當加亦何顏受賞

手但既因酌親張廣泗所波及朕故不罪令經略視師在彼一應滿漢將弁俱寬其既往以厲將來尚其各知奮勉用蓋前愆使壁壘一新旌旗生色共成綿績望策勲又諭聞大學士傅恒軍行甚整兵丁安靜遵法朕懷深為喜悅其隨行一切之事俱達肯阿所理伊亦竭力電勉應加旆為一等侍衛令從此益奮遵大學士指示不得苟稍加思典生狂妄心在大學士前出力即同在朕前出力班第既代紀山署四川巡撫上又命戶部侍郎兆惠馳驛至軍接辦軍營餉務專以策持為川督兼巡撫事策持於十二月十六日自江南到京十七日赴宮門請安召見奏對良久十八日起程赴川未至之先其川陝總督尋常應行事件俱交胡寶四川事俱交班第令恒得專一經略進剿事宜軍前傅爾丹岳鍾琪班第等軍机奏摺臣沿途即投經略所至之地俾傅恒閱看得悉現在情形應治理者豫治理應陳奏者即查奏仍封原摺進呈傅恒奏西安現調各營兵併資送經過滿洲兵催馬騾馱載沿途臺站雖設有管站人員僅止一人一騎傳送請通行嚴飭總因數年以來總督未得在省之故請令策持速來陝上以該省營兵已

全川紀畧

卷二

二八

起程赴川而滿洲兵正整隊將進供德浩繫指查臺站至要雖策持速往高須時日因給協辦大學士尹繼善以欵差大臣閱防令駐騎減從馳往西安暫任總督事會同將軍博第巡撫陳弘謀共理而胡寶專辦甘肅調撥事宜不東顧總督事矣傅恒奏自直隸至山省兩省供軍無乏而汪孔爾續奏直隸境內臺站有道員陶正中稽查山西境內唯腰站有馬數匹其軍臺尚未設定亦無呈馬請驗者聞道員尚不福在平定州及至岢州王祖庚云速報巡撫而已大站之馬亦疲羸平陽府乃衝衝則無馬并未見守令

全川紀畧

卷二

三九

分隊而進均於議定之日速行如各該督撫司道疎
為倏兵行無滯况雲梯兵三百分六隊進而經略所
隨員弁亦一二百人止耳甫入川境即已如此將來
京兵及東三者之兵陸續齊至必益加擁擠念班第
尚在軍營高越前在東者似尚有才是以由通員起
擢藩司而貽誤至此武弘緒係專辦驛傳之員乃屯
無整飭以誤軍行俱革職交傳但班第令其自備資
斧以贖愆紀山雖革職在川已久事煩熟諳即著布
政司李班第紀山等皆非長才不能優裕肆應川陝
廢弛已極當此軍興旁于急宜整頓思幹蘇大丑尔

全川紀畧

卷二

三十一

尹繼善就近馳赴川省由陝至川往來措督俟策揚
瓜川乃曰西安其餘急緩藏匿之並俟軍務竣日另
核功過未幾傳恒復奏四川境內喧無一馬不得已
率十數人於陝省疲驛馬中選數騎馳赴成都約促
兵士途次馬乏竟至步行 上謂大站之馬或一時
未能接濟何至併經略大學士所需數十匹馬亦無
之川省怠弛殊出意外趙弘緒二人令於成都府校
示眾俟舒赫德到時帶至軍營定擬傳恒甫至蜀境
即糾二大並雁重鎧亦心知其過乃奏為之請宥謂
趙抵任甫經八日情稍可原弘緒身為驛道雖罪無

臻

可違而任勞已久 上獨宥趙命給以道銜留川委
用并諭朕覽經略大學士奏報於涓誠驛馳赴成都
日行三百二十餘里此次奉命遠行每日戴星就道
薄暮猶未解鞍勤勞亦云至矣途次又日有頒發諭
旨尚辦執宜奏發事件無不指詳妥協而所過之地
吏治民瘼又無不留心體察兼之川境驛馬不備甚
至步行若非秉性丹誠為克勝此且唯居心公正故
恭勅於前請寬於後與朕意昭合君臣之間政務俱
能如此則事未有不當而功亦未有不成者朕於滿
漢大並原無歧視但其中有知思者亦有負思者如

全川紀畧

卷二

三十二

訥親之幸恩即重治之而忠勇奮發如經略大學士
者朕豈可不加之優獎以勵工乎傳恒前已降旨
優叙其隨往之達爾克阿達肯阿安冲河順天府丞
胡寶琛吏部郎中德舒亦議叙閱月以大兵雲集於
蜀恐紀山一人難於周顧命高越佐山協治而川北
道鹿遵祖妻管昭化一帶夫馬見民情疲憊因極訴
夫馬之艱於川撫班第第奏其罪 上謂軍旅乃國
家重事一切供應即派之民間亦長所當然况現俱
發價絲毫不以累民違祖貽誤軍興轉以民情疲憊
為辭博無知愚民之感頌其法名遠譽播惑人心罪

與納親張廣泗等且使朕以苑園宮殿之娛動原興
作而以民勞為之請命乃出於忠愛之忱所當褒美
今以軍旅重事國家所不得已而怠此疎忽藉以干
譽其居心矣不可問國家不能保無用兵之事非朕
治其罪無以示儆亦命革職加於成都邊徼者定典
人明太常少卿善絃玄孫也由庚戌進士翰林院編
脩歷官至此蓋是時蜀地供億實繁兵來甚遠始朕
責熙爰必達長川茲飛調銅仁協副將胡大勇率兵
赴川協剿賊例支給軍需又請撥銀製造結衫餅軍
營分給陝西提兵史弘蘊又發肅州旗兵往安西協

全川紀畧

卷二

三二

劉俱先於十月起程盛京又發滿兵至京 上親
閱唯副都統著庫納所發一千兵捐命即速行將軍
阿蘭泰所發一千兵行既遲延又不如案倫達呼哩
兵之積留而不用命黑龍江將軍傅春於原先派一
千名外閱視索倫達呼哩內再有善於步行長壯年
少者另選一千名不限幼丁依先所發一千名例派
賢能協領一員督之期十二月二十等日至京有願
以子弟代所帶家人者照定數准代凡發京師者正
兵三千名盛京兵副都統著庫納將之黑龍江兵博
羅那將之后次一千兵副都統震因將之先據軍機

處奏黑龍江兵於十一月二十日進凍子口盛京兵業
於十月二十三日起程核算程途可齊至京恐一營
難駐扎酌於德勝門外再立一營其行糧餉草交照
看之大軍隊辦費賜官兵飯食併起程費舊例滿洲
人家有出兵者不與憂喪公事 上諭此次往金川
大臣官員兵丁子弟免於靜安庄值班 靜安庄乃孝
順皇太后故宮
免其別項內差行走或應隨駕等俱免以優之兵未
行先備馬大學士來保奉旨命副都統那木札爾漢
在京入祺官馬三千疋護至山海關俟船廠 松花江
外地名
黑龍江兵至更換每旗各派章京二員兵二十名送
之章京給官馬四匹兵二名合給三匹俱日給錢五
十令候於閑戶部又派司員二人給馬每匹日料二
升剉草十斤王公等又各進馬共數三千五百七
十八匹奏此馬願即交官但正春初馬疲悉到山西
道斃請將八旗官馬照數選用次馬肥腫來補之
上曰和親王家內夫火其母進他王公亦不必進若
是之多唯陝西省現缺馬二千匹可選八旗馬充用
王公等照此數補進然是時唯滿兵之馬具前所調
滿洲兵五千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起至西安領兵
翼長四十八於日暮時過鼓樓西側有人刀斫其下

全川紀畧

卷二

三三

翼長四十八於日暮時過鼓樓西側有人刀斫其下